

街頭巷尾

潘子農 著

作 者 潘 子 農
行 刊 卷 書 總 作

電影小說叢書第一種

街頭巷尾

潘子農著

作家書屋印行

街頭巷尾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

著 作 人 潘 子 農

發 行 人 姚 蓬 子

發 行 所 作 家 書 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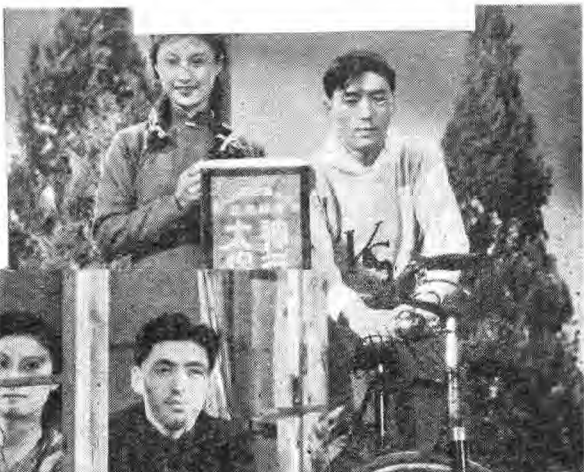
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定 價 元

印 翻 准 不 · 權 作 著 有

→十年前李仲明得旅行
東南八省獎旗時與女同
學趙淑秋在校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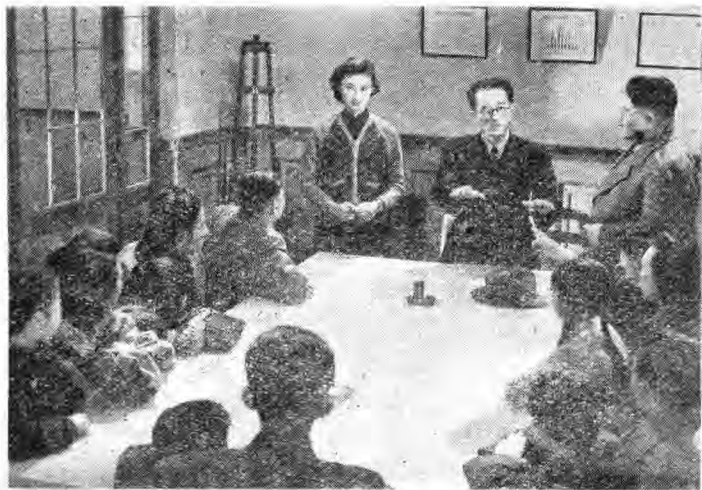


←十年後李仲明與趙淑
秋再見，在建國小學會
客室內依窗眺望。

→朱老五與李仲明商量，賣掉脚踏
車去做租三輪車押租。



→頑皮的小學生在黑板上諷刺趙淑秋與三輪車夫軋朋友，趙令伸手檢查白粉屑。



↑各家長向校長抗議，要驅逐與三輪車夫軋朋友的浪漫的女教師趙淑秋。

十字街頭；人的海，各種車輛的海。失業已久的小學教師李仲明懷着一顆疲倦和失望的心，駕着自行車投進這喧擾之海。

他拿着蕭介紹信走進某機關的會客室，退出來了，失望！

他拿着顯赫的卡片走進某學校大門，退出來了，失望！

他滿頭大汗地擠進職業介紹所門前登記者的行列，登記處的職員回答他「抱歉」兩字。他讀到某公司招攷事務員的廣告，駕車奔去，「名額已滿」的字條擋住了他。

日子飛一般地逝去，皮鞋破了，自行車胎破了，衣服口袋也快要破了。將破的口袋裏藏着一張欠得不能再欠的旅館房飯賬，翻爛了的親友通訊錄，還有，還有法幣一萬兩千另一百元正。

秋之傍晚，焦灼的臉徘徊在小飯館門前。豆腐燒鹹魚，肉絲黃荳湯，高裝的白米飯，廚子敲鍋的聲響與堂倌的吆喝……然而黑漆牌上的白粉字告訴李仲明：「經濟客飯，每客一萬五。堂彩加一，小賬隨意。」

生意興隆的小飯攤前，圍坐着六七個衣衫襤褸的食客，各自運動着嘴，狼吞虎嚥。

李仲明坐了下來，怕是餓得太凶了，胃的消納作用特別強；兩碗牛肉麵，五個包子，再添一碗「陽春麵」。吃得那麼香，那麼快，旁坐的都瞪着眼瞧他。可是他不管這些；吃完了，很滿意地抹抹嘴，站起來準備付錢：

「一共多少？」

「一萬六千四！」飯攤老闆笑嘻嘻地。

「啊！」伸在口袋裏的手拿不出來，僵了。終於鼓足勇氣，摸出他的全部財產：「對不起，我祇有這點錢了；還差四千三……」

老闆笑着的臉立刻變了樣：「那怎樣行，我們是小本經營……」

「暫欠一下，明天……」

「誰認識你？」老闆指着「本小利薄，概不賒欠」的紙條。同時打量着對方的衣服。

一個貌不驚人的食客見義勇為，很慷慨地來解救李仲明的僵局：「算了，四千三我來付！」

「那怎麼可以……」

「沒關係，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付清了李仲明的欠賬，那位慷慨的食客演講似的說：「一錢逼死英雄漢，看這位先生也是個斯文人，一定是身邊不方便……」爽朗的笑聲，接着又向李仲明：「先生住在那裏？我送你回去。」

原來這是個三輪車夫，他名叫朱老五。

「謝謝，我離這兒不遠，不坐了……」

「沒關係，反正我是回去交差，順路，請上來吧。」

朱老五已經跨上車。李仲明堅辭不得，祇好很不安地坐上去。

「你住在前邊那兒？」

「民生路轉角……」

哼着不入調的京戲，朱老五駕車疾馳。

三

這裏是李仲明寄寓的小旅館，房間小得不能再小，一床，一桌，兩櫈之外，已無迴旋餘地。然而李仲明雖在窮愁潦倒之際，依然不能忘情於過去的一點榮譽；就在那貼着房金價目紙條的牆上，掛着他昔年駕自行車旅行東南八省所得的三角錦旗，上面綉着「神行太保」四個大字。

茶房以極難看的臉色打開房門，迎進李仲明來。當他轉身發見後面還跟着穿三輪車夫號

衣的朱老五，便冷冷地刺了一句：

「怎麼，李先生還沒有付車錢？」

「不，是我的朋友。」

「噢，朋友？」上下打量着朱老五，臉色更難看了。跟着從身邊摸出封信來，擰在桌上：「這是下午送來的信，賬房裏已經打了收條。李先生，賬房裏說……」

「知道了，我回頭就……」一聽口氣，曉得是催房錢，李仲明以溫和而不失矜持的氣派，堵住了茶房的下文。

茶房陰陽怪氣地退出去，帶上房門的聲音特別響。

李仲明拆開建國小學的來信，裏面附有他的師範畢業證書和其他證件，信上說：「逕覆者：敝校體育教師一職，業已聘定。茲謹將台端證件奉璧，至希察收，爲荷！」又是一次失望，他苦笑着把信件遞給朱老五，長嘆一聲。他想抽支煙捲，偏巧身邊摸出來的是空煙壳。「那麼你究竟打算怎麼辦呢？」朱老五分給他一支「小大英」，得到的回答是無表情的臉：「上海這地方真是寸金田地，老是這樣東撲個空，西撲個空，也不是辦法！」

「我是個學教育的，除掉教書，要不就是當公務員，此外還有什麼路可走呢？如果真沒辦法，我倒想去當清道夫，乾脆來他一個斯文掃地！」

「你別以爲這是句氣話，這個年頭，根本就是斯文掃地的年頭。不瞞你說，我以前是在紗廠裏當文牘的，去年紗廠停工，我就失了業，可是我的一家大小三口得吃飯啊！心一橫，我就脫下長袍，穿了這件號衣。起先自然也覺得這行生意太苦，又怕在馬路上碰到親戚朋

友，可是後來想想，我靠自己的力氣換飯吃，怕什麼？再說我現在每天的收入，着實要比那些起碼的公教人員好得多！」

「你現在能賺多少錢一天？」李仲明好奇地問。

「除了車租，每天總有靠十萬。」

「那是一個科長的待遇了！」

「而且脫下長袍，六親不認，也就用不着打腫了臉充胖子，去應付各種人情往來；誰會發個做陰壽的請帖給一個三輪車夫？所以我現在既能開源，又可節流，這纔是一舉兩得哩！」

「照這樣講，那真是勞心不如勞力了！」

「當然！」

李仲明有點動搖了，可是智識份子的劣根性還在作祟，他有意裝着玩笑口吻，向朱老五試探：「你看我可有資格幹你那一行？」

對方回答得非常率直：「笑話，踩三輪車還要什麼畢業文憑嗎？」說着，朱老五轉身指牆上：「李先生，憑你這面三角錦旗，就比那張師範畢業文憑够資格。神行太保！」

「對！」若有所悟，而且在躊躇中換到了旅館的賬單，他終於毅然下了決心：「那麼，什麼地方可以租到車子？要什麼手續？」

「祇要你打定主意，這些事情我可以幫忙，不過你得有一筆押租……」

「押租？」又是個難題。然而當李仲明巡視室內而看到他自己唯一的一份財產——自行

車之時，他得救了：「不要緊，我還有這輛旅行東南八省所得的獎品！」

四

清晨，正是三輪車夫交班接班的時候；車輛進進出出，鬧得亂闖闖地。肥頭大臉的孫老闊口啣烟捲，察看着每輛交班的車子是否有損壞，嘴裏說着習慣的粗話。他的女兒金娥，穿了豔而俗的短襖褲，坐在一旁忙着收車租。別看她逢人扯談，倒也粗中有細，一張缺角的千元鈔票逃不過她的眼睛，非得掉換張完整的不可。

朱老五帶了李仲明來，外加那輛自行車。

「孫老闊，想求你點事兒。」

老闊對他眨眨眼：「朱老五，今天可得小心點啊，昨天那根鋼絲還沒有跟你算……」

「曉得，老闊你放心！」

「哼！」看了一下李仲明：「還有什麼事？」

「我這個朋友，他想租輛車……」

「車子？你倒說得容易！現在那裏有？」

「請你幫幫忙，他也是沒辦法！」

老闊堅定地搖搖頭：「沒辦法！要不，就把你的車子租給他吧！」

老闊已經走到女兒那邊去了，朱老五和李仲明跟過來央求：「老闊開玩笑了，我這朋友

實在……」

「請老闆幫幫忙……」李仲明漲紅了臉。

還是搖頭。這時，一開始就在注意李仲明的金娥，插進話來：「朱老五，看你那個朋友，也不像是踩三輪車的！」

「是啊！大小姐，人家本來是當小學教員的，實在找不到事，沒辦法！」

「以前沒有踩過？」老闆回頭過來：「那怎麼成！拿我的車子當試驗品？」金娥看着李仲明的窘相，似乎起了「憐才」之感：「爸爸，後面那輛舊的……」

「對啦，舊的也好啊！讓他試試。」朱老五趕忙接上。

「朱老五，話可得先講明白，車子雖然舊些，車租還是一樣！」老闆的口氣有點鬆動了。

「那是當然！」

「那麼押租跟舖保？」粗肥的手掌伸到朱老五面前來。

「是這樣的，他身邊實在乾得要命，祇有這輛腳踏車，就算押在老闆這裏……」

「不行！」雖然是這樣回絕了，老闆却已經起身來察看車子了；他轉動前後輪，看一看車胎，然後慢吞吞地：「舖保呢？」

「人地生疏，他也沒處去找舖保。要是老闆相信，就歸我負責……」

「歸你負責？」

「爸爸，朱老五倒是蠻老實的，就算了吧！」

孫金娥顯然是有意玉成其事。老闆望望女兒，覺得有點奇怪，喉嚨裏「嗷」一下，也就——

不再作聲了。

「朱老五，這可是看你的面子噢！」

「是的，大小姐真好說話！」

「叫你那朋友過來。」

孫老闆又去看那輛自行車。金娥領着仲明走到擺在車廠犄角裏的一輛三輪車前面。天知道，那輛車實在破舊得有點程度了。

「你叫什麼名字？」

「李仲明。」

「噢，這個年頭，連教師先生也來踩三輪車了……」也許是爲了表示同情，金娥自言自語地說着。當她看着李仲明跟在朱老五後面，生硬地推着破車出去時，又很關心地喊了一句：「喂，李仲明，馬路上當心點，慢慢兒踩！」

緊接着是嫣然一笑。老闆的臉拉長了。

五

街頭停留着六七輛三輪車，每逢一些可能有僱車模樣的行人走過，或作片刻停留，這羣三輪車夫便各以不同的姿態，語調，圍攏去兜攬生意；有的立刻成交，有的討還半天價仍沒結果。在他們中間，祇有李仲明是例外，彷彿每個僱主都是他的親友，怎樣也不好意思跟大

夥兒擠在一起去招攬。兩眼遙望着遠處的天空，臉上泛起滿肚子的委曲。車子一輛輛地踩走了，現在祇留下朱老五跟李仲明的，還有另一輛。

「李先生，你……」

「叫我老李吧，別再李先生，李先生的……」

「好，老李！」朱老五笑了：「你怎麼老不開口去兜生意呢？」

「嗯，你先走吧，回頭我……」李仲明有點臉紅，怪不好意思的。

「不行啊，你……」

正說着，迎面來了個漂亮太太。朱老五立刻拖了李仲明一同過去：「主顧來了，趕快去！」

「三輪！」漂亮太太嬌滴滴喊了一聲。

李仲明硬着頭皮接應：「到那裏？太太！」

「啥格太太？」眼睛一瞪，李仲明就碰了一鼻子灰。

朱老五趕忙搭腔：「小姐，到那裏？」

「江西路四馬路，幾鈞？」

「一萬五。」

「熱昏！」

「一萬二。」

這以後完全是朱老五跟另一個車夫在向漂亮太太談判，李仲明仍舊呆站在那裏。好容易

朱老五以一萬元成交，回過來招呼李仲明去接生意。

「小姐，請坐他的車子吧！」

漂亮太太看了一下李仲明的車子：「格部車子齷齪得來，啥人要坐！」
沒辦法，生意還是屬於朱老五的。

「李先……」一時改不過叫慣的稱呼來：「老李，回頭見，上點勁啊，到下午三點鐘別忘記去交班，我走啦！」

臨走時他關照李仲明。回答是很寂寞地一笑。

不久，來了一對半天沒僱成車子的胖夫婦，要到虹口提籃橋，祇肯出九千塊錢。李仲明鼓足勇氣迎上去，以一萬元成了交。

豈料舊車重載，車練一再脫落。半路上天又下起雨來，車篷破爛，難避風雨，胖夫婦滿口怨言，嘈雜不止。到車練第四次脫落時，胖紳士忍無可忍，跳下車來打了李仲明一記耳光，拖着胖太太跳上了另一輛車子。

李仲明摸着熱辣辣的臉，對着這輛破車，長嘆一聲，無可奈何地再豎起車身來修理。一條。雨水淋透了半身，纔勉強弄好。可是車座後面已是一片泥漿，只露出車號的「708」三字。他用手擦去泥漿，重顯出來的最後一個號碼字是「6」。

「哈哈，七零八落！」

一個路人的聲音。李仲明哭笑不得了。

六

下午，快到日班交車的時候了。車廠裏黑漆漆的，祇有幾個工匠在修理損壞的車輛。孫老闆大約出去打牌了，金娥拿着本「王三姐拋綵球」的連環圖畫，坐在桌旁翻看，等候交班的車夫來付車租。

第一個進來的是李仲明。

「怎麼？回來得那麼早！」金娥露出滿面笑容，釘住李仲明問。

「車子太舊了，車練老掉，不好踩，篷布又破壞了……」

「是啊，這輛車快有個把月沒人踩了。」金娥心裏很抱歉似的：「做了多少錢？」

李仲明掏出他全部所得，放在桌上，一共是二萬八千元。祇問了聲：「够嗎？」差點哭出來。

「那……」對方真不知道說什麼纔好，便岔開了話：「你先把車子推進去，回頭再說。」

遵命放好了車子回來，金娥騰出半邊板櫈，讓李仲明和她一起坐下：「怪可憐的，你那兒像是踩三輪的呢？這樣吧，明天我想法給你換輛好車子，今天的車租別忙交，也等明天生意好些一起算吧。」

說着，她把桌上的錢取過來還給李仲明。這一下，男的可真窘住了。

「那……那不好……」

「有什麼不好？這個年頭，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沒關係！」錢已經塞進了李仲明的口袋：「我有辦法，爸爸不會知道的！」

「那……那麼謝謝了，我明天一起付。」站起來就想走。

「李仲明，忙什麼，坐一回兒息息！」用手拍着板凳，等他重坐下後：「你回那兒去？」

「回旅館。」

「怎麼，你還住在旅館裏？」

「因為，因為欠了點錢，一時還搬不出來。」

「住了旅館踩三輪車，那不是成了笑話嗎？欠多少錢？」

「十幾萬塊錢。」

金娥看着他的窘相，更由衷地同情了，她翻起短襖，伸手到內衣口袋裏去掏錢：「這樣吧，我借你三十萬，明天趕快搬出來，要是一時沒地方住，這裏來睡幾天也可以，回頭我跟爸爸說一聲就是了。」

「這……這……」

「怕什麼？是我借給你啊，過幾天賺了錢還我，傻小子！」

「不，不能……」

正在相持不決，別的車夫進來交班了。

「別跟我推，給他們看見了不像樣！拿去。」

簡直是命令，二十萬又被塞進了口袋，李仲明有點坐立不安。也就在這時候，朱老五來

了。他一見李仲明，就問：

「怎麼樣，今天踩多少？」

金娥一面收着車租，一面搶着代他回話：「你瞧他多機靈，第一天就是八萬幾！」

「有你的，到底是神行太保！」朱老五過來拍拍李仲明的肩膀：「走，一塊兒吃飯去！」

「走啦，李仲明？明天早些來，給你換輛車。」

孫金娥投來依依不捨的眼光，李仲明不知所措，朱老五顯出滿臉疑問。

兩人走到車廠門前。李仲明說：「明天我想搬出旅館來。」

「你欠的房租呢？」

「剛才在路上碰到個同鄉，借了二十萬塊錢給我。」他說謊了。

「那也好，明天你就搬到我家裏攔樓上去住吧。」接着是一陣爽朗的笑聲。

七

是李仲明搬進朱家攔樓上來的第二天。朱老五爲了介紹他的新朋友——也是新房客，略備酒菜，邀了幾位平日最接近的鄰居來吃晚飯。應邀而來的是測字先生小神仙，電車賣票員陸長根，擺水菓攤的黑寡婦三媛。再加上朱老五的老婆和孩子，滿滿地圍坐一桌，猜拳飲酒，十分熱鬧。

李仲明處身其間，雖然也很興奮，但終有點格格不入之勢。大約陸長根見到了這一點，

便來發起敬酒，李仲明推辭不掉，先後和大家喝了幾杯。

陸長根忽然想起個問題：「有一樁事情我要請教李先生，這兩天市政府在發起『尊師重道』的運動，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尊師重道，無非是要大家敬重敬書先生……」

「哎喲，現在當教書先生的真是太苦了。我有一陣子在一家小學堂門口擺攤，每天來買水菓的全是學生，先生們連根爛香蕉都吃不起！」三媛插進話來。

可是陸長根急於發表他自己的意見：「這就不懂了，政府既然要敬重教師，就應該多辦學校，多加教師的薪水，譬如像你李先生，政府就不應該讓你失業，讓你來踩三輪車……」

「那裏，這不過是一句話，現在絕對辦不到！」小神仙也有意見了：「你看，『尊師重道』的『重』字，拆開來就是『千里』兩字，『道』就是『路』，可見得真要做到『尊師』，還有『千里』之遙，『路』遠得很哩！」

「不錯，小神仙倒是三句不離本行啊！」

朱老五說了這句，大家都哄笑起來。這時門外突然閃進一個人來，是孫金娥。

「噢，孫大小姐，什麼風把你吹來的？」朱老五站起來迎上去。

「想不到吧！」賣弄似的一笑，就向李仲明的坐處走來：「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是爲了他的事啊！」

「我的事？」李仲明莫明其妙，疑地要想站起來，可是金娥立刻一把拖着 him 一同坐下。

「請坐，請坐，大小姐吃過飯了嗎？」朱老五忙着張羅。

「別忙，飯是吃過了，我來陪你們喝杯酒。」

朱老五給她斟了酒，金娥向大家舉了舉杯，一飲而盡，然後轉向李仲明：「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那輛腳踏車有人要，爸爸要我來問你肯不肯脫手？前途等着要回信呢！」

「好吧，好吧……」

朱老五說：「老李，算了算啦，反正你現在用不着！」

李仲明還沒回話，金娥溜眼向屋內看了一轉，便問：「李仲明，你住在那裏？」

「在攔樓上。」

「來，陪我去看看你的樓房。」

金娥滿不在乎地拉了李仲明就上扶梯。陸長根背着她對大家作個鬼臉，又爆發了一陣鬨笑。

低矮的攔樓，本是很簡陋破敗的。可是經過李仲明的一番佈置，現在倒也面目一新了。臨窗的老虎窗前，兩隻肥皂箱搭成一張小桌，另一隻肥皂箱豎立在牆角邊，權代書架。牆上的裝飾除掉幾張書報中剪來的畫片之外，主要的還是那面三角錦旗。牀還沒有設備，鋪蓋以斜線的角度，攤開在樓板上。

李仲明帶着孫金娥走上樓來。女的一開口便是獻媚的稱許：

「到底是教書先生，了不起，把個攔樓修拾得那麼乾淨，李仲明，有你的！」

男的有點窘，把室內唯一的一個矮凳讓給金娥：「請坐吧！」

「你自己呢？」

「我有。」他就落坐在舖蓋上，搗了根烟捲出來預備抽。

「怎麼不先敬客？」

「噢，妳也抽！」李仲明很抱歉地遞一根煙過去，女的笑着受了。跟着，她又趁李仲明劃火柴的時候，從矮櫈移坐到他身旁。

「告訴你實話，車子並沒有人要買。因為我看你這幾天繳清了車租，又還了我的二十萬，手頭一定很不寬裕。再說那輛腳踏車放在廠裏，準會發霉生鏽，反正你自己也用不着，所以剛才我逼着爸爸買下來了；算是一百八十萬。錢在這裏，拿去吧！」

金娥一口氣表完了自己的功，就把一束鈔票放在李仲明面前，很得意地望着他。

「一百八十萬？這輛破車子……」

「你別管，是我要爸爸這樣做的；我本想要他兩百萬，爸爸死不肯哩。」

「那麼還要扣押租啊，該付多少？」

「扣什麼押租？你是個老實人，還怕你跑得了嗎？」含着深意地推李仲明一下，再加做作的一笑。

「那……那不好……」

「有什麼不好？」語調中帶點噎意：「別胡化！我看你也該寄幾個錢回家去了吧？」

提到家，李仲明有點傷感了，他站起來走到老虎窗邊，深吸了一口烟：「我沒有家。」

「沒有家？你爸爸跟媽媽呢？」

「都在打仗的時候死了！」

「也沒兄弟姊妹？」

「沒有！」

「那麼……」金娥的話在嘴裏打了個頓，心裏分明已很緊張，却裝出平淡的口氣，走過去問：「那麼，……那麼媳婦兒呢？」

回答是一個苦笑：「自己都養不活，還娶媳婦？」

聽到這句話，金娥心滿意足，覺得不虛此行。其時樓下也正好傳來一陣可疑的笑聲，她打算走了：「那麼把錢好好留着，多積蓄點，趕明兒娶個媳婦吧。哈哈……我走了！」

雖然說了個「走」字，人可並沒有動。李仲明沒看明白這一點，竟然就作出「送客」之狀：

「那真是對不起大小姐……」

「叫你別叫大小姐！」

「嗨……真是麻煩你了，我不知道該怎樣謝謝你呢！」

「謝？真是要謝我嗎？」又是個嫵媚的姿態。

「當然囉！」

「那我就老實不客氣，明天下午你下了班，請我去逛大世界好嗎？」

無可奈何地，李仲明祇能說：「好吧！」

「我真得走了，明天可別忘記啊！」

金娥風一般的轉身下樓，差點跌個空。

八

黎明之際，整個上海市還在夢中，這條小巷裏的人們却開始了生活的騷動；黑寡婦三媛把水菓筐搬在門前，正在揀剔一些將腐的水菓出來。小神仙挾着布招和活動的攤架，預備出動。陸長根還在刷牙，他的妻子却在涮馬桶，還有，其他的一切形式式……

朱老五同李仲明說笑着走出門來，他們也要去上班了。一路招呼着鄰居，一路似乎又在談些什麼。

「要是老給她這麼綁下去，我可……」李仲明抓著頭。

「說正經的，可是你也不能得罪她！這隻雌老虎是個『朝天辣椒』，她翻了她就辣手得很，連他老子都沒她一點兒辦法！」

「那麼今天我非陪她去不可？」

「當然得去！」

「這……這真是……」

「暫且祇好敷衍着她，祇要你自己拿定主意，不作盤絲洞裏的豬八戒就成了……」

「你這個傢伙……」

兩人的談話隱沒在笑聲中。

……

時鐘指着兩點四十五分；金娥在梳洗換裝，看着壁鐘。李仲明看手錶，踩着空車在馬路上駛過。時鐘指着三點；李仲明推車進車廠。緊接着，又陪了金娥出來；兩人雖是同行，却總有點很不自然的先後參差。

九

大世界門前的電燈招牌在閃耀着，各式各樣的男女老幼在擠進擠出。李仲明幾乎是被孫金娥強迫地拉着手，一同進去。

李仲明臉上是窘，孫金娥臉上是驕傲的笑；覺得所有的人都在看她——不，簡直是看他們倆啊！

哈哈鏡前，映出了他們兩個人的「怪相」，孫金娥樂不可支。

孫金娥看西洋鏡，定要李仲明一起看。他沒辦法，祇好也看了。孫金娥手舞足蹈地推拍着他。

李仲明拉着試手勁的機器，機器上的傀儡一個個脫下帽子，最後是全都脫帽了。孫金娥看着他使勁的樣子，聽旁人喝采，她滿意透啦！

李仲明打汽鎗，一件件勝利品交給金娥；泥人啊，洋娃娃啊，汽球啊……金娥裂開了血盆大嘴。

在走馬燈式的，大轉輪式的專供孩子們乘坐的玩樂機件裏，都可以看見李仲明哭喪着

臉，耐着性奉陪金娥。

深夜，他們出了大世界。金娥挾着玩具，也挾着李仲明，毫無考慮地跨上一輛三輪車。
「噢，大小姐今兒請老李玩啊！」原來那輛車正巧是孫老闆廠裏的，車夫認得他們。
「不，今兒是他請我！」金娥指指李仲明，得意地。

十

靜寂的車廠裏，此刻祇有賬櫃那邊的電燈亮着。孫老闆戴着老光眼鏡，手撥算盤，正在計算他全天的收入賬目，點數一摺摺的鈔票。

孫金娥春風滿面，連跳帶蹦地進來。叫了聲「爸爸」，把手裏的泥人，洋娃娃，汽球……向賬桌上一擺：「你看，爸爸！」

「回來啦？」孫老闆抬起頭來：「玩得很開心吧？」

「嗯！」

「這些東西買他幹什麼？二十八歲的大姑娘啦，還像小孩子！快收拾起來！」

「那裏是買的！」把玩具移過一邊：「爸爸，我告訴你，老李這個傢伙真不含糊，打汽鎗十拿九穩，這全是他打中的！」

「嗯，我早知道李仲明是不含糊！嗨，嗨……」孫老闆含蓄地笑了笑，低下頭來撥算盤。

「爸爸！」金娥掬起嘴來。

「噢，怎麼啦？我說他不含糊就不行嗎？」

「不來啦，爸爸你……」

「金娥，可是我得提醒你，人家是教書先生，現在英雄落難，沒辦法纔趕這一行。妳可別像前兩次那麼枉費心計一場空噢！」

「爸爸！」躡着腳：「你再說，我要發脾氣啦！人家……」

「好，好……我不說，」又去算賬：「三下五除二，逢八進……說老實話，李仲明這子的確不壞，妳要是真能……」

金娥急得要去堵住她爸爸的嘴。

「好，我不說了……時候不早啦，你睡去吧，別在這裏攪和！」

金娥含笑看了孫老闖一眼，拿了玩具，正想走回房去。孫老闖忽又記起一樁事來：

「對啦，還有樁事情。接老李那輛車子夜班的蔣三寶，後天去踩黑牌車子了，他有一處包月的長生意，每天上下午接送人家兩個孩子上學校。妳明天問問老李，要是他願意接下來，咱們這輛車就「一客不煩二主」，整天交給他。車租呢，就便宜他一點，日夜兩差，祇算他一差半。你問他願不願意？」

「爸爸肯照應他，他還有什麼不願意的！」

「照應他？」孫老闖又笑了：「我是在照應我女兒噢！嗨嗨……」

「爸爸，你又……」

「人家是教書先生，做日夜班吃得消？」

「年青力壯的，怕什麼？」

「那妳作得了他的主？」眼光釘住了女兒。

「噢。」金娥一陣臉紅，扭轉身就走：「我去睡了，爸爸！」

「明天可別忘記！」

人已不見，祇聽得柔聲軟氣地應一聲：「我記得！」

.....

次晨，李仲明照例來車廠上差。金娥悄悄把他拉在一邊，交代她父親昨晚所提的事。

「踩日夜班就不要太貪做生意，你跟他們不同，身子受不了的。晚上早點休息，踏不
便，車子就帶回家去，用不着一定往廠裏送。知道嗎？」

「那真得謝謝妳了，車租怎麼算？」

「照規矩當然是日夜兩差的租錢，不過我已經跟爸爸說好了，特別便宜，算你一差半！」

「那……那不好意思吧！」

「又來了！」生氣似的，金娥瞪了他一眼：「祇要你自己心裏有數就得啦！快走吧，那
些鬼東西又在擠眉弄眼了！」

李仲明側過臉去，果然看見三五個上差的車夫在指手劃腳，便忿忿走開。

「別忙，這是那家包月的公館的地址，上午八點送學校，下午五點接回家。記住啊！」
李接過紙條，應了一聲，立刻去找自己的車子。

好幾輛三輪車在街頭等候主僱，其中也夾雜着三五輛人力車。李仲明坐在自己車上，正在看一本「教育心理學概論」。

一個帶幾分流氣的三輪車夫，嘴角吊着烟捲，搭着另一個的肩膀走過來：「李老師，恭禧恭禧，聽說你弄到日夜班啦？」

「憑，」他放下書本，很客氣地：「你怎麼會知道的？」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哈哈……」

「這算什麼話？」

另一個就說：「老哥，你李老師的面子可真不小啊，咱們跟孫老闆共了一兩年，要想加個夜班就辦不到！」

「弄錯了，不是李老師的面子大，是他臉蛋兒白，你我搭不上那個老姑娘，有屁用！」流氣的車夫說過話，竟向李仲明臉上抹了一把。

李仲明發急了，扔下書本站起來：「你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看上你這個小白臉！」

大家哄笑起來。流氣的車夫跳上自己的車子，一溜烟逃得遠遠地：「孫老闆的駙馬爺，別生氣啊，小弟在這廟有禮了！」

李仲明大爲憤怒，跳上車子也想去追，可是纔踩一點路，發覺車子被人用粗繩子綁在路旁電線桿上了。

「他媽的，全是些忘八蛋！」

「怎麼，你罵人……」

「打，打這個小白臉，拆白黨……」

這一下，李仲明可陷入重圍了。正在鬧得不可開交之際，路旁擺拆字攤的小神仙看見了；他急中生智，就高聲大喊「三輪車！」車夫們以爲真有主僱叫喚，大家放下李仲明，各自去攔生意。

小神仙很得意地走到李仲明面前，拍拍他肩膀：「李先生，你看我這一駕救得如何？寡不敵衆，犯得着跟這羣人鬥悶氣？走吧！」

十二

建國小學門前，上午七時半光景，李仲明踩着車子送兩個孩子來上學。他停了車，扶下孩子來，其中的一個問李仲明：

「喂，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老李！」

「別忘了下午五點來接我們啊！」

「一定，一定！」

目送孩子進了校門，李仲明不禁有點神往於自己當年的教師生活；他把車子推在一旁，走到矮矮的校牆邊，出神地凝視着校內小學生們在做遊戲體操，他羨慕透了。

女教員趙淑秋匆匆自學校裏出來，一路看着信，又看看手錶，行色倉促，好像要趕到那裏去赴約。走到門口，瞧見那輛空車，便喊：「三輪車，三輪車！」不見車夫，就轉身問門房：「怎麼沒有車夫？」

門房就幫着喊：「三輪車夫，看什麼，有生意不做？」

「來了！來了！」李仲明聞聲跑過來：「小姐，到那裏？」

女教員低頭看着信，祇說出個地名，連價錢都不講，便跨上車去坐下。李仲明打量她一定定要緊事，也就一聲不響地踩走了。

.....

半途中，趙淑秋在車墊上發現了那本「教育心理學概論」。她以為是別的乘客遺落在車上的，略加翻閱，便放回原處。

第二次拿來翻閱，看到襯員上的簽名：「李仲明購於上海」。彷彿想起了什麼，又復放下。其時，一輛電車從後面駛來，超越了李仲明的三輪車。售票員陸長根踩出頭來招呼：

「喂，李先生，李仲明，生意好嗎？」

「還好，回頭見！」

電車駛過了。可是陸長根的一聲招呼提醒了趙淑秋，她又去翻看一下書上的簽名。三輪

車夫會看這樣的書？難道是同姓名嗎？……這一聯串思索喚回了她昔年老同學的影子，她急於要看看前邊那個車夫的面目。她時而往右側過去，時而往左側過去，總是沒法看得見。

幸而李仲明回頭過來了：「小姐，請你不要動，我不好踩啊！」

碰了個釘子，她祇好坐定，可是剛纔的聲音確是像老同學，她更疑惑了；翻翻書，一個「喂」字脫口而出。

李仲明稍一回頭，意思是問她喊什麼。她又怕認錯人，便順口說了聲：「快一點！」車子當真踩得快起來了。李仲明踩車的姿勢，使趙淑秋聯想起她的老同學從前駕自行車的姿態，愈想愈覺得像，然而還是沒勇氣叫出「停一下」三個字。

她又在翻看那本書了。

好容易到了目的地。趙淑秋跳下車來，便釘着李仲明的臉看，對方被她的神情窘住了。

「你不是神行太保？」

這一問，李仲明也想起來了：「啊，妳是趙淑秋！」

「李仲明，果真是你，快十年不見了！」

兩個人喜出望外，熱烈地握起手來。可是剛一握，李仲明立刻覺得有一兩個路人在注視他們，同時也想到自己此時的身份，就很傷感地縮回手來。

「李仲明，你怎麼……」趙淑秋向旁邊溜一眼：「噢，我現在有事，明天上午你到我學校裏來談談，就是剛才的建國小學！」

李仲明很窘地點點頭。趙淑秋返身欲走，忽又想起沒付車錢。但等到從皮包裏摸出鈔票

來後，一看對方的臉色，又停止了付錢的動作：

「仲明，明天上午一定來，我等你！」

說着，她很敏捷地把鈔票夾入那本書裏交給李仲明，飛快地走了。

翻着「教育心理學概論」，發見鈔票，李仲明不知所措地嘆了口氣。

三三

第二天早晨，李仲明又送那兩個孩子來上學。在校門外，他望見趙淑秋的背影，正在向課室中走進去。他情不自禁地跨入校門，門房趕過來阻攔他。

「三輪車夫，你不准進去！」

「我去看……」他僵住了。

「有什麼好看的，去，去做你自己的生意！」

鐵柵門被關攔了。李仲明看看自己身上的穿着，立刻跳上車子，飛逝而去。

……

李仲明趕回家來，一進門就直上樓去。朱老五的孩子正在樓梯邊玩，給他撞倒了。他趕快扶起來，孩子大哭。朱妻在門外淘米，聞聲進來，李仲明連招呼都來不及，又匆忙奔上樓去。妻有點莫明其妙。

上了樓，他趕忙打開箱子，取出那套許久未穿的藏青呢制服，披在身上試試，發見掉了

顆鈕扣。又急忙下樓來。

「大嫂，妳有針線嗎？」

「有，線要什麼顏色的？」

「黑的。」

接過針線，又奔上樓。朱妻好心地說：「做什麼？拿下來我給你縫吧！」

「不用啦，我自己會。」人已經到了樓上。

縫好鈕扣，把制服換上身，找了面小鏡子，從上照到下，再整理一番。然後很滿意地下樓，向門外直奔而去。

朱妻抱着孩子追出去，看見三輪車還停在門前，人却跑得遠遠了。她覺得很奇怪。

十四

在建國小學門房裏，李仲明把卡片遞給門房，深恐對方認得他的本來面目，特意把頭埋得很低。而門房呢，好像真有點認得似的，很詫異地注視來客頗不自然的態度。

進會客室的途中，門房一再回頭看，李仲明也一再迴避正視。

李仲明在會客室裏，流覽壁間的統計圖表之類，後來看到一張全校師生的照片，他想爬上凳子去辨認他的老同學。就在這時候，趙淑秋進來了，他很窘。可是對方注意的焦點，却是他身上改換了的服裝。李仲明以為衣服上有了什麼破洞，更窘了。

「仲明，爲什麼你今天要換了衣服來？」

「我覺得不大雅觀，所以……」

「有什麼不雅觀呢？踩三輪車是一種自食其力的正當職業，難道你以爲我……」

李仲明截斷了她的話：「妳當然是無所謂的，可是旁人看了……」

「旁人又怎麼樣？」趙淑秋怕觸動他的心緒，便機警地改變了話題：「好吧，暫時不談這個。你看，多年不見，我還是沒改老脾氣，一碰到你就愛抬槓！」

她招呼了李仲明坐下來，重又開始話題：「仲明，近來家鄉的情形怎樣？」

「唉！」一提到家鄉，李仲明不禁嘆了口氣：「如今我真是家破人亡，早已無鄉可歸的了。所以鄉裏的情形是無從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還是乒乒乓乓的一套！」

「我還不是跟你一樣，前年母親去世，唯一的哥哥一直在北方，也是存亡莫卜！」

「不過比起我來，妳還是幸運的，這幾年妳終究沒有放棄我們求學時代共同的志願，一直沒離開教育的崗位！」

「那也祇是形式上的看法，你以爲我現在所做的職務，真能發展我們當初的志願嗎？在這個兵兵乒乒的年頭，教育事業能夠離開社會因素而單獨進步嗎？」

「無論如何，幹比不幹總好些！」

「不，你仍然是形式上的看法；昨天我碰到你以後，我就得到了一種相反的啓示，我是在幹教育，可是所幹的却是另外一套，你雖然不在幹，倒是切切實實地在生活中研究教育，實踐教育。」

「照妳這樣說法，師範生做了三輪車夫，倒反變成教育家了！」
「一點也不錯，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所以仲明，今天我要和你約法一章，今後你來看我，就不許……」說着，她的手指指李仲明的服裝。

「好吧，祇要妳……」

「當然，祇要你……」

在會心的微笑中，他們緊緊地握起手來。

十五

在往日同學的感情基礎上，李仲明和趙淑秋很快地建築起雙方的友誼來，而且一天天地加深。

日子是飛一般的過去。每逢休假日，李仲明總是抽出一點時間來，和趙淑秋在一起玩，一起談論，他們開始進入不平常的階段。

龍華，江灣，公園，電影院，甚至是酒菜館，這個三輪車夫和女教員，竟然毫無忌憚地以「革命」姿態，同出同入。他們在一起玩樂的時候是形影相倚，一到馬路上，則立即變成三輪車夫和乘客。

這一切行動，必然隨時引起旁人驚奇的視線，而偶一落到孫金娥眼中，也必然就變成了嫉妬。

一個深夜，靜寂的商業區馬路上，行人寥寥可數，到處祇見空着的三輪車和人力車在徘徊着。有的車夫把車子停在路旁，自己躺在車座上睡覺。有的三五個人集在點心擔前吃宵夜，更有的異想天開，把幾輛車子卸接在一起，祇由一個人在踩動，徜徉街頭。

有一輛三輪車載着笑語和歌聲駛來。李仲明坐在踏脚板上踩車，趙淑秋也蹲在他旁邊，另用繩子牽住車頭，控制左右。歡暢的歌聲配合着歡笑的臉，駛過一條條街道。

也許是無意的，他們這輛「無軌列車」走近了車廠的門口，而且偏巧碰上了孫金娥。這個局面已够難堪的了，何況還有幾個別的車夫在她旁邊「火上添油」。

「老李，停下來！」金娥忍不住，發作了。

可是對方並沒聽見，車子一轉眼就不見了。旁邊的車夫大笑起來。

「笑什麼？活見鬼！」

「大小姐，那裏是鬼？是老李吧！」最不識相的一個說。

「是老李又怎麼樣，滾你的！」

又是一陣鬨笑，孫金娥臉氣得鐵青，扭身就往廠裏走。

一個車夫突然唱起粗俗的小調來：「一更裏，想郎想煞人，那曉得這個殺千刀，忽然心變了心……」

晨曦已爬進了老虎窗，李仲明尚酣睡未醒，隔夜的歡笑似乎仍在夢中持續。欄樓上的佈置尚無多大變化，祇是他現在已經有了架帆布行軍床，而牆上掛着的三角錦旗旁，也多出一張半身照片——是趙淑秋。

孫金娥以急促的脚步走上樓來，他見李仲明高臥未起，已有了奧妙的猜想，等到一看見牆上的照片，怒氣更甚。她幾乎用了打架的手勢，一下揭開李仲明的被蓋。

「誰啊？別開玩笑……」朦朧中睜開眼來，不覺一驚：「噢，大小姐！那麼早？」

金娥臉一沉，坐到窗口矮桌上：「老李，聽說你最近又接了一處包月的生意？」

「沒有啊！」一面起床，一面披衣走過來：「還是接送兩個小孩子上學那一處啊！」

「恐怕另有一處專管接送女教員的吧！」

「噢！」李仲明恍然：「那是我的一位同學，有時順便坐我的車子。妳聽誰說的？」

「聽誰說？我自己都親眼見過好幾次了。我看你啊，一交了桃花運，馬上就『吃飯忘記種田人』了！」

「那裏，那裏……」李仲明抑制着心裏的反感：「孫老闆跟你大小姐對我好，我那裏會忘記！這幾天不到廠裏來是因為生意忙，本來就打算今天下午要到廠裏去繳車租的。」

「車租不車租是小事。一個人在外邊混事，要講究的就是一點情義！你生意忙，我也替你歡喜！可是我問你：昨兒深晚你從廠門前過，爲什麼不進來？我喊你爲什麼不理睬？」

「你喊我嗎？對不起，可真沒有聽見！」

「泥人兒掉在水裏，連骨頭都酥了！還聽得見？」

「這算什麼話呢？人家跟我不過是老同學……」李仲明的忍耐快到了飽和度。

孫金娥搶着截斷了他的話：「算了，用不着跟我撇清！」轉身指着牆上的照片：「老實說，要是個一本正經的黃花閨女，就不該把像片兒亂送男人。像我孫金娥啊，你老李問我要，還未必肯給哩。」

說着，她竟然從身邊掏出一大堆照片，向李仲明面前幌兩幌。李仲明怕局面弄得不好收拾，便有意看了看手錶：

「糟糕，我得去接送那兩個孩子了。大小姐，我們一起走，我順便送你一程！」

「又是大小姐！」

「好好，以後不叫了。走吧！」

看樣子也難於逗留，金娥便收起桌上的像片，但又故意遺留下一張：「走，可是今天下午你得來啊！不是別的，爸爸儘嚇，我也受不了。」

李仲明早就注意到她的動作：「別忙，這裏還留下一張像片呢。」

金娥恨透了，搶過像片，「哼」了一下就走。

「等一下，讓我送你一程吧！」

「不敢當，我不是女教員！」聲音在樓梯上。

李仲明跟下樓來，正巧樓下的朱老五以爲他和孫金娥發生了什麼糾紛，要想上來探詢。

「這個雌老虎一早來幹什麼？」朱老五問。

「真是麻煩死了，昨兒晚上我送個女同學回去，路過廠門口，給她碰見了。今兒就一早

趕來，說了一大堆不三不四的話，叫人哭笑不得，簡直是個十三點！」

「我早知道，這個女人一見了你，就在睡扁了頭做夢，所以你啊……」

「我有什麼辦法呢？越是躲避她，她越是纏得凶。再說我租着她家的車子，當初她也確是幫了些忙，撕破了臉也不行啊！想不到蹊了三輪車，還有這些麻煩！」

「得罪她，是不行的，我看……」

「對啦，老朱，有沒有別處租車？」

「一時怕不容易，慢慢地想辦法吧。走！」

「他媽的，要能自己有輛車，該多自由啊！」

兩人一同出去。朱老五慨嘆地說：「唉，這個年頭，什麼事都是『求人不如求己』，給你一點兒方便，他就得打你一分主意！」

十七

星期日下午，李仲明陪着趙淑秋到中山公園裏去散步，他們走了一陣之後，找到了花壇旁比較隱蔽的座位，坐下來閑談：

「你的話是對的，『勞心』不如『勞力』，是目前社會的病態。可是反過來說，在正常的社會環境裏，也不應該一定要『勞力』不如『勞心』纔對啊！問題是『勞心』的人憑着他的思想和智識，爲什麼就不能生存，沒飯吃？」

「這就是我們智識份子的苦悶，沒落！」李仲明有點感慨系之。

「是苦悶，不一定是沒落。祇要我們找到這苦悶的癥結所在，突破他，克服他，而且不單是每個智識份子『獨善其身』的解決，要整個地澈底變革這個現象！」

「我同意你的見解，可是……」

在他們高談闊論之際，有幾個小學生無意中發見了他們的趙老師，更有兩個發見了每日接送他們的三輪車夫。於是奔走相告：

「去看啊，我們的趙老師跟三輪車夫在一起談心！」

「真的嗎？去，去看！」

現在已經有一羣小學生圍在他們左右了，但孩子們畢竟有點怕懼老師，祇是一個個睜大「小眼睛，站在遠處竊竊私語。

「你看，是不是你們班上的趙老師？」

「一點不錯！怎麼她跟三輪車夫交朋友呢？」

「我認得，他是每天接送我跟弟弟上學的，名字叫老李！」

「是三輪車夫，騙了你，我不算人！」

李仲明隱約聽到了幾句，看情形，此處已非安身之所，便同趙淑秋起身避開了他們。可是孩子們的好奇心一發不可收拾，李仲明和趙淑秋走到那裏，他們便悄悄地跟到那裏，漸又化整為零，到處迎襲。趙淑秋起先還沒有覺得，後來其中最頑皮的一個男孩子，索性走到她的面前來，怪模怪樣地叫了聲「趙老師」，這纔明白了李仲明一再轉掉「陣地」的原因。

「你是不是有意在躲避孩子們？」

「對了，你的學生在開始圍剿我們了。我們走吧！」

「這又有什麼關係？」

「關係當然沒有，可是妳得明白妳的學生多半是紳士家庭的少爺小姐啊！」

於是他們就走出了公園門。孩子們爲了貫徹始終，也跟到門口，看趙淑秋坐上了李仲明的車子，始一閃而散。

十八

公園裏的一幕喜劇，此刻已經傳遍了建國小學的整個課室。孩子們各本其想像能力，三五成羣在推論他們的老師。另有幾個在黑板上發展天才；有的畫輛三輛車，車上裝着兩顆心，有的則寫出「同三輪車夫軋朋友，阿要難爲情」等等方言標語。笑語喧騰，鬧成一片。忽然傳來上課鈴聲，孩子們便各自就坐。趙淑秋挾着課本進來，幾十對小眼睛凝視着老師。點了名，當她轉身去擦黑板的時候，發見了這些漫畫和標語。

這一下可真把趙淑秋氣壞了，臉一沉，就向大家查問：

「這些東西是那幾個畫的？」

全堂鴉雀無聲，誰也不敢回話，老師更氣了：「你們都不願意說，是不是？也好，徐貴生，你是級長，你先說！」

級長漲紅了臉站起來：「我沒有看見！」

「沒有看見？你過來！」

徐貴生走到老師面前。

「把手伸出來！」

兩隻小手掌上滿是粉筆屑，這可抵賴不掉了，於是趙老師下了懲罰令：「到那邊去，罰站！」

老師懲罰的第二個對象是在公園裏有意叫聲「趙老師」的男生：「王家寶，昨天在公園裏碰見我的不是你？」

「是我，可是我今天沒……沒有寫！」一面說，一面偷偷擦兩手。

「那麼你現在爲什麼要擦手？」

沒話可說了，也是罰站。

做老師的當然很有把握，喊到一個名字，便證實一個，決沒有冤枉。但孩子到底是孩子，當趙淑秋喊到第九個年幼的女生錢秀珍，命令她罰站時，「哇」的一聲便哭了起來。

哭是有傳染性的，於是被判決和將被判決的孩子一齊哭了，此起彼伏，頃刻變成了哭的交響曲。

課也無法上了，趙淑秋羞憤交併，一怒而出課室。

十九

被罰的孩子們回家向家長訴說，兩眼哭得紅紅地。家長們怒形於色，表示馬上去向學校校長質問。在這些孩子們裏面，就有兩個是每天由李仲明接送的。而他們的家長，也就是李仲明第一天蹀三輪遇到的一對胖夫婦。

十幾個男女家長，帶領着孩子們，把校長團團圍住，你一言，我一語，有的粗俗不堪，有的酸氣冲天，其中還夾雜着孩子的哭聲。

「真是笑話，做先生格搭三輪車夫攪七念三，倒還要責罰學生子，啥格道理？」

「不用多說，把那個女教員拖出來對大家賠禮！」

「賠禮也不行，校長非得把他開除不可！」胖紳士拍着桌子，氣吼吼的坐下來。

校長打躬作揖，好容易得到了開口的機會：「諸位家長先生，請你們稍微靜一靜。兄弟以校長的立場，認為小朋友們在課室裏黑板上胡亂塗寫，侮辱師長是不應該的。趙老師今天的處罰也許重了一點，或者是有冤枉的，這層我當然要查明辦理。至於趙老師和三輪車夫游公園，一則是教師的私事，二則我也不能相信……」

「絕對可以相信！」胖太太穿進話來：「我的兩個孩子看得清清楚楚，這個車夫是每天接送他們上學的！」

校長點點頭，繼續說：「既然如此，好在我已經去請趙老師來了，回頭我們可以當面問明白，不過兄弟以為……」

說着，趙淑秋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走進會客室來。孩子們此時大半低下了頭，家長則個個怒氣未息，瞪着眼睛。

「校長我有什麼事？」

「趙老師，關於今天上午處罰學生們的事，諸位家長向我提出質問，尤其是昨天你在中山公園的事，更希望你向大家解釋解釋。請坐！」

趙淑秋冷冷地一笑：「我認爲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可以解釋的，昨天同我在一起玩的是個三輪車夫……」

「校長，你聽見沒有，這是她親口承認的！」又是胖太太。

「虧你好意思，還說得出來！」

「請你們讓我講好不好！」趙淑秋喝止了衆人：「不過，校長，這個三輪車夫是我師範學校的同學，本來也是當教員的，因爲到上海來找不到職業，迫於生計，纔去踩了三輪車。我認爲三輪車夫也是一種正當職業，當然沒有理由因爲他踩三輪車，便不認他是我的同學。所以現在我倒要請示校長，學生家長和你校長，是否可以干涉我個人交友的自由？」

「這個，這個……」校長爲難了。

可是家長們立刻怒吼起來：

「女教員就不能够交做三輪車夫的朋友！」

「校長不管能，我們家長要管！」

「迭格事體那能可以講自由！阿要笑話奇談！」

「諸位，你們聽我講！」胖紳士站起來，儼然是全體家長的代表：「我代表全體家長發表意見，校長，當教師的人是『爲人師表』，他應該知道男女授受不清，應該知道人品高下

有別。我們把子女送到貴校來唸書，是要老師們灌輸智識，教導品行。現在這位女教員有了這種浪漫行爲，自然已經失去『爲人師表』的資格，所以我們堅決要求校長立刻宣佈解聘！」

「對，叫她馬上走，不然就退我們學費！」

校長走投無路，祇是說着：「諸位……諸位……唉！趙老師……」

「校長，你用不着爲難。老實說，對於這種家長的子女，我也並不願意繼續教下去，現在我就正式向你辭聘！」

把手裏預備着的聘書向桌上一擲，趙淑秋忍住了眼淚，轉身離去。

「好了，好了！諸位，那麼這樁事情就歸兄弟來酌量辦理，請大家回去吧……」

「不行！」胖太太表示異議：「校長不能對我們用緩兵之計，我們要親眼看見這個浪漫教師離開學校纔放心！」

「走，我們一起去趕她出去！」

這個提議立刻得到附和，家長們挾着校長，一同衝出會客室。孩子們現在破涕爲笑，也擠在裏面去看熱鬧了。

二十

事態發展得有些近乎荒唐，家長們竟然達到了他們無理的目的。

趙淑秋兩手提着行李和雜物，流着淚向校門走來。校長滿懷抱歉地陪着她，還替她拿了

東西，一路竭力勸慰。後面是家長和學生們勝利的隊伍，七嘴八舌地在辱罵着。

剛巧其時李仲明駕車來接那兩個孩子，見狀大驚，便迎上來探問。趙淑秋一見李仲明，不禁失聲痛哭。孩子們便湧過來，紛紛指着李仲明告訴家長：

「就是他，就是他！」

「對啦，就是這個三輪車夫！」

李仲明不慌不忙地先把趙淑秋扶上三輪車，再來取行李雜物。然後雙手插腰，準備有所應付。他忽然發現其中爲首的胖紳士，原來就是曾經打過他耳光的，於是舊恨新仇，一起找到了發洩的機會：

「喂，胖豬，你鬧什麼？」

「下流東西，你配管我！」

「我不配嗎？好……」李仲明跨上了車子，似乎就要遁去。

胖紳士夫婦更神氣地逼過去。不料李仲明轉過灣來，順手把胖太太一推，又還了胖紳士一句響亮的耳光：「我就這樣管你，胖豬！」

李仲明大笑而去。胖紳士想趕上去，可是倒在地下的胖太太喊住了他。

「下流東西，混賬！」胖紳士一邊扶起太太，一邊摸着熱辣辣的臉。

趙淑秋在上海並無親戚，如今爲了這樣的事件離開學校，她也不願去麻煩一般泛泛之交的朋友。沒辦法，祇有暫且住到李仲明那裏去了。

朱老五不在家，他的妻子看見李仲明突然帶着個年青女子回來，並且還有鋪蓋行李，大爲驚訝。

「李先生，你這麼早就回來啦？這位……」

李仲明發覺朱妻滿臉的疑惑，便爲雙方介紹：「大嫂，這是我的老同學趙小姐！淑秋，這位是朱大嫂，也就是我的二房東太太！」

「朱太太，打攪你了！」趙淑秋禮貌地招呼。

「李先生真會開玩笑，不敢當，不敢當！」

「都是自己人，大家不用客氣！」

說着，李仲明提了行李，便同趙淑秋上樓去了。朱妻疑竇更深，莫明其妙地辨別着他們剛才說過的話：「打攪你了……都是自己人……打攪……自己人……」她越想越覺得離奇，便抱着孩子走出門去，預備向鄰居們去請教。

在樓上，李仲明先讓趙淑秋坐下：「今天你是第一次見識我的家，覺得怎麼樣？」

「很好，佈置很整潔！比起你從前在學校宿舍裏那種亂七八糟的情形，大不相同了！」

「這裏一到晚上就很清靜，清早比較嘈雜，下午是孩子們的世界，也鬧得可以。這種貧民窟的環境，妳一時怕不習慣吧？」

「當過小學教員的人，耳朵早受過嚴格訓練的，還會怕鬧？」

「這倒是真的！」李仲明去安置剛拿上來的行李，回身時，看見趙淑秋呆坐在那裏思索。「淑秋，妳在想什麼？」

「沒有啊！」顯然是掩飾。

「不，妳一定是在想剛才的事情。」

「別的沒有什麼，我覺得無緣無故嘔這場氣，才叫晦氣哩！」

「不是晦氣，我覺得應該說是運氣！」

「運氣？」

「老實說，中國社會上對於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看法，是先天的歧視的，所以總說「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我們智識份子也祇知道在理論上否定這種看法，却並不會澈底去認識這條社會上久已存在的鴻溝。尤其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大家都嚷着「勞心不如勞力」，其實這是一種錯覺，妳能說工人的生活指數比職員多了幾千倍，便是提高勞力者的地位嗎？譬如樓下的朱老五，他本來是紗廠的職員，簡直無法維持生計，後來改踩三輪車，生活確是好些，可是他就時常對我說：「一脫長袍，六親不認」。我原先總覺得他是過甚其辭，可是今天的事情却證明「不認」我們的不僅是「六親」；是整個的社會！反過來說呢，我們雖然被一些人所「不認」，另一面却認識了更多更多的人。我如果不是親身經歷過來，就不懂得這一套。所以我說今天的事情，豈非是讓我們真正認識了社會？這還不够運氣嗎？」

趙淑秋表示首肯：「還是這句老話，不到水裏去是學不會游泳的！」

「對啦，從今天起，妳就同我在大海裏一起學游泳吧！」

趙淑秋笑着點點頭。

「那你應該特別高興啊！」李仲明拉着她走到牆邊：「淑秋，你看這個！」

「哎喲，妳連這面錦旗都還留着啊！」

「這是我從勞心者變爲勞力者的證明文件呢！」他又指着旁邊的照片：「還有這個！」

趙淑秋笑了。

「真的，講了半天大道理，還沒有倒水給你喝哩！淑秋，我去沖開水，妳先把舖蓋理一理，回頭妳就睡這個床！」說着，李仲明便提起開水壺要走。

「那麼你自己呢？」

「我有的是睡覺的地方，妳別管！」他笑着下樓去了。

二十一

朱妻帶着她的滿腹疑竇，便去向黑寡婦三媛和小神仙等請教，一經傳述，巷子裏立刻集合一羣男女老少，圍住了朱妻在議論紛紛。他們本來已經發展到推測和爭辯的階段，現在因爲陸長根剛加入進來，朱妻又在重複敘述：

「那位趙小姐長得挺清秀，很漂亮大方，看樣子是很和氣的！」

「大嫂，那麼你看他們是什麼關係呢？」陸長根問。

朱妻正待回話，黑寡婦三媛搶先代說了：「李先生告訴大嫂，說是他的同學。可是這位

小姐是帶了行李來的，李先生給大嫂一介紹，那位小姐還說「打攪你了」。聽這樣的口氣，當然是要住下來的了！」

「可不是！而且李先生還對我說：『都是自己人』，你想想什麼叫『自己人』！」朱妻補充了一點。

陸長根聽了却不以為然：「哎喲，妳們女人家也真會瞎用心思。人家是同學，也許剛從鄉下來，暫住幾天，那當然也得說幾句『打攪』之類的客氣話啊！」

「不是的，長根叔，看那位小姐的穿着打扮，也不像是鄉下出來的。而且李先生樓上，一直就掛着她的照片哩！」朱妻竭力強調他自己的判斷。

「據我看啊……」小神仙也夾了進來：「李先生恐怕是跟這位小姐『節約結婚』了！」

「節約結婚？」黑寡婦和朱妻都聽不懂。

「你們大概不知道吧，聽說現在是非常時期，政府提倡『節約』；所以飯館裏有節約客飯，商店裏有節約禮品，銀行裏有節約儲蓄，還有什麼節約餅乾，節約火腿粽子等等，名堂多得很。所謂『節約』，其實就是馬馬虎虎的意思，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馬馬虎虎地弄在一起，就叫作『節約結婚』，而且他們說起來還有一套文章，什麼『節約期間，一切從簡』啊，好像道理十足呢！」

「對了，我看小神仙這個說法差不多了，李先生一定是鵝鴨結婚了！怪不得我們鄉下常常有人說『鵝鴨夫妻，鵝鴨夫妻』，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另一位老太太把話纏夾了。黑寡婦便向她解釋：「老太太，妳弄錯了，小神仙說是『節

約」，不是鷄子鴨子！」

老太太不服氣：「還不是一樣，馬馬虎虎地結婚，就跟鷄子鴨子一樣啊！」

大家被老太太說得狂笑起來。此時，朱老五下班回家，看見鄰居們和他妻子在一起談笑，也過來探問原因。

「是這樣的，李先生今天……」李妻又準備重述，但一眼望見李仲明提了水壺走來，立即住了口。

朱老五倒弄得莫明其妙了，他一把拖過李仲明來問：「老李，倒底是怎麼回事，他們正在講你哩！」

「講我？」突然楞住了。

「李先生，該請我們喝杯酒了吧？」

「恭禧，恭禧，李先生！」

大家一窩蜂似的開了一陣玩笑，李仲明這纔明白他們是誤會了。他深怕大家鬧得越發秋聽見，很緊張地向樓上的老虎窗看了一眼，便低聲對大家解釋：

「不，不，諸位完全弄錯了。趙小姐是我的老同學，本來在建國小學教書的。最近因為時常和我在一起玩，學校裏就干涉她，說她不該跟三輪車夫交朋友，她一氣，就辭職不幹了。可是她一時沒地方去，所以我這裏來暫住幾天。你們千萬不要胡鬧，人家女孩子受不了的！對不起，大家幫幫忙！」連連作揖一番，他提着壺去沖開水。

大家聽了他的解釋，還是有點疑信參半，繼續爭論不已。

陸長根說：「你們看，還是我說得對吧！」

「不然，不然，如果他們兩個人沒有點特別關係，這位趙小姐第一就不會爲了李先生而辭職，第二她也不會隨隨便便住到李先生這裏來，你們說對嗎？」小神仙非常精細的分晰。

「那裏，人家是老同學啊！」陸長根反駁。

「是啊，本來是同學，現在又何妨同居！」

小神仙的話，又把大家說得鬨笑起來。朱老五怕他們再爭論下去，便挺身出來替李仲明辯護：

「不，李先生不是那樣隨隨便便的人，就算他真要跟趙小姐結婚，也決不會不聲不響地瞞着我們的。再說……」他壓低了聲調：「這件事情我們現在也用不着爭論，回頭到了晚上……」

朱老五還想說下去，李仲明已經沖水回來了。他連忙縮回了下面的話。

「老五，你也在搗鬼啊！」

「那裏，我是在幫你解釋……」

一陣喧笑，大家也就散去了。

二十三

當夜，已經十點多鐘了。李仲明還同趙淑秋在談論着各人今後的計劃。

「我的第一步計劃是希望自己能有一輛三輪車。現在我已經積蓄了一部份錢，大約再努力個把月，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爲什麼一定要自己有車子呢？」

「妳不知道，我們租人家的車子，正像佃農租人家的田種一樣，一半以上的收入都被老闆剝削去了。譬如我現在踩日夜班，每天要繳七萬塊錢的車租，而且另外的麻煩也多得
很！」

「另外還有什麼麻煩？」

「淑秋，我告訴妳一樁事情，妳可不許笑話我！」

「你說！」

「我租車這家車廠裏，老闆有個獨生女兒，我第一次去租車的時候，她確是幫了不少忙，誰知道她以後竟纏着我沒有個完，真是弄得我哭笑不得！」

「那不好嗎？你就去做個招女婿算了！」

「你看妳……」李仲明有點發急了。

「好，我不開玩笑。說正經的，你覺得我今後應該怎麼打算呢？」

「我不贊成妳再去教書。」

「爲什麼？」

「我相信全中國的小學校長，目前決不會有一個人願意他的教師跟三輪車去做朋友的。」

至於學生的家長，像那個胖子的人，自然也不在少數！

「那麼我幹些什麼呢？」

「我主張妳也來嘗試一下勞力的工作。」

「當老媽子？」

「反對！」

「做女裁縫？」

「反對！」

「那總不能要我也去踩三輪車啊！」

「我的意思是妳最好去做一種不太俗氣的小買賣。」

「這又是智識份子的空想了！」

「爲什麼是空想？譬如擺個書報攤啊……」

「對，擺書報攤我贊成！」趙淑秋很興奮地一躍而起，碰然一聲，把樓下朱老五的孩子

驚醒了：「糟糕，時候不早了吧？」

「嗯，十一點多了。妳休息吧，我們明天再詳細計劃。」

李仲明挾着他的被窩，準備下樓。

「你上那兒去睡？」

「我有地方，妳別管！」

李仲明下去了。趙淑秋正想脫衣服，驟約聽見他開了門，在門外搬動車子。她就走到老

虎窗前去張望。

原來李仲明睡到車子裏去了，她想下去阻止，又覺得爲時已晚，推推拉拉也不太好，祇得睡下。

於是一個在行軍床上，一個在三輪車裏，他們各懷着未來的計劃，欣然入夢。

……

夜半，風雨交作。趙淑秋驚醒過來，想到李仲明在車子裏一定難避風雨，急忙披了衣服下樓去。果然不出所料，李仲明已經變成個「落湯鷄」了。

「仲明，快進來，這怎麼行！」

「沒關係，不要緊的！」

「看你已經變成『落湯鷄』了，還不要緊，快些進來！」

實在也不能堅持下去了，李仲明終於跟着趙淑秋上樓來。可是樓上又怎樣睡法呢？躊躇一回，他們想到了辦法；李仲明找了一根鋪蓋繩子，橫繫於兩壁之間，再用被單毯子之類，掛成一道臨時的牆壁，將屋子劃分爲兩間。

「妳看這個辦法如何？」

「不錯，別有風味！」

「那麼妳請回後房去吧！」李仲明等趙淑秋過去後，從臨時牆壁中伸過一隻手來：「趙小姐，明天見！」

「李先生，晚安！」

他們像演戲似的握握手。

.....

次日清晨，朱老五夫婦一覺醒來，第一樁事情便是查看李仲明隔夜究竟睡在那裏？朱老五是聽到李仲明下樓來的，所以他要妻子馬上到門外去看看：

「妳去看看，老李還睡在車子裏沒有？」

「門外車子裏？你怎麼知道他……」

「昨兒晚上我聽見他下樓來，到車子裏去睡的。去，快去看看！」

朱妻走向門邊：「不對，李先生睡在外面，門怎麼會上門呢？」

「也許是趙小姐下來關的！」

朱妻出去看了回來：「活見鬼，那裏有李先生！」

「沒有？哦，我明明聽見他下來的聲，這到有點奇怪！」

「你這個人，真是太死心眼兒，還說什麼李先生決不肯隨隨便便……」

「不，說不定他睡到別處去了！」

「嗯，別處，怕就在我們頭頂上吧？」

「別吵，讓我偷偷去看一下。」

朱老五披上衣服，悄悄爬上樓梯去張望。他發見了那道臨時的牆，大感興趣，忍不住要笑，但又怕鬧醒酣睡着的李仲明和趙淑秋。他用手作姿勢，招呼他妻子來看。朱妻上去一看，也忍不住笑出聲來，朱老五趕忙掩住妻子的嘴，一同跑下扶梯來。

「怎麼樣，還是我說的沒有錯吧？」

「嗯，這樣看起來，死心眼的不是你，倒是他們這一對了。真笑死人！」

「那麼換了妳做趙小姐，就不肯那樣死心眼兒了，是不是？」朱老五打趣他妻子。

「死鬼，你倒會糟塌人，看我擰你的嘴……」朱妻趕過去，朱老五已經避到門外。

「你可別鬧醒他們，讓我去找大家來參觀參觀這新鮮玩意兒！」朱老五轉身就走。

片刻，朱老五果真帶了陸長根，小神仙，黑寡婦三媛，還有昨天同樣在懷疑的幾位鄰居回來，大家爭先恐後，蹣手蹣腳地爬上樓梯去看。不料瘦弱的樓梯不勝重負，撲通一聲，斷了。

樓下的鄰居們倒成一堆，樓上的李仲明和趙淑秋也被巨聲驚醒，跑到樓梯口來。上下一片叫喚聲和笑聲。

正在這亂闖闖的時候，孫金娥因為隔夜得到情報，懷着滿腔憤怒起來找李仲明，一進門，見狀大驚。

「這是怎麼回事！」

朱老五首先看見了金娥：「噢，大小姐，那麼早就來……」

「李仲明呢？」

「啞，」他用手一指：「正在樓上下不來哩！」

金娥抬頭一看，祇見李仲明和趙淑秋蹲在樓門口，笑作一團。情報證實了，大為憤怒，臉色也變了：

「李仲明，你下來！」

被叫喚的對方如夢初覺：「噢，大小姐，我下不來呢，有什麼事？」

「當然有事，誰管你下得來不來！」

聽着這樣惡聲惡氣的口吻，李仲明也就猜到了「一大半。他同趙淑秋耳語幾句，便從樓上一躍而下。大家知道馬上有熱鬧可看，都瞪着眼在旁等待發展。

李仲明滿不在乎地向孫金娥走去：「怎麼樣，大小姐到底有什麼事情？」

「沒有什麼事，祇問你車子要不要？」

「我沒有說不要啊！」

「哼，你是沒有說，可是我要收回！」

「收回？」李仲明裝着笑臉：「是孫老闆要，還是你大小姐？」

「這個你管不着。祇要你自己想想明白，當初你是怎樣來租車的？李仲明，我告訴你，男子漢大丈夫，別那麼無情無義……」

「你這話什麼意思？不錯，我當初租車，承你大小姐的情，幫了我忙，我記得。我租你的車，付你租錢，又怎麼講得上無情無義！」

「哼，『棺材蓋上跌一脚，死人肚裏自己明白』！」

「你說什麼？」

情勢嚴重起來了，陸長根看不過去，便站出來勸解：「孫大小姐，妳先請回去吧，人家李先生踩三輪，真叫做『虎落平陽』，有什麼不合適的，妳包涵着點兒！」

「不成，今天我非得收回車子不可！」

「沒關係，收回就收回。」李仲明從身邊掏出一捲鈔票，擰到桌上：「請點點數，這是最近三天的車租！」

「好！」金娥狠狠地看了李仲明一眼，含着兩眶眼淚點鈔票。點畢，李仲明要走開，她喊住了他：「慢點，車子呢？」

「在門口！」

「你給我送回廠裏去！」

「對不起，我可沒有功夫！」李仲明說罷，伸起兩手攀住樓板，聳身上樓去了。

孫金娥無可奈何，忽然想起了朱老五：「喂，朱老五……」

「大小姐，朱老五已經到廠裏去上班了！」朱妻笑着回答。原來老五有預知之明，早就躲了起來。

「好，李仲明，老娘算是認得你！」很粗俗地吐了一口吐沫，衝出門去。大家也跟着她走出。

二十四

孫金娥走出門來，很仔細地察看了一下車子。轉身看見許多人站在旁邊，她就裝着笑臉來央求：

「對不起，請你們那位幫幫忙踩回去，我出一萬塊酒錢！」

誰也沒有幫忙的意思，陸長根冷冷地走到她面前：「我們沒有人會踩三輪，再說大家也都有了家眷，所以……嗨嗨……」

「滾你的！」

大家發出了嘲弄的笑聲。在孤助無援的情勢下，孫金娥勇敢起來了，她毅然躍登三輪車，預備自己踩回去。

纔踩了一腳，李仲明從老虎窗上把號衣扔下來，剛好落在金娥身上。她拿取號衣看了看，罵了聲「他媽的」，竟自穿上號衣，踏車而去。

巷子裏飛騰起叫好聲，拍掌聲，笑聲。

朱老五等孫金娥走遠了，這纔從門內探出頭來：「真的自己踩走了？」

陸長根過來：「老五，你這一躲，可也真缺德啊！」

「這隻雌老虎也實在太可惡了！」

現在大家又圍到朱老五面前來了。黑寡婦三媛問：「倒底是爲了什麼？」

「這還看不出來嗎？」陸長根指指樓上：「還是你們娘兒們的看家本領啊，吃乾醋！」

「死鬼，誰跟你開玩笑！」黑寡婦瞪了陸長根一眼：「那麼老五，李先生以前是不是也有點……」

朱老五急忙代李仲明辯白：「沒有的事，這完全是她一想情願，害單想思！」

「那真得佩服她不怕難爲情了。」

「怕難爲情？這一套她也不知玩過多少回了！」

「朱老五，看樣子你恐怕也輪到過吧！」

小神仙冷冷一句，把朱老五說窘了。

「說正經話，車子一收回，李先生怎麼辦呢？」陸長根很關切地。

「沒問題，老李根本很早就想租她家的車子了。他已經積蓄了一點錢，打算自己買輛車子，你們要是聽到有出賣的，給保留心吧！」

此時，李仲明從老虎窗裏探頭出來：「老五，別窮聊啦，想辦法把樓梯收拾一下吧！」
「糟糕，我差點忘記你們了！」朱老五笑着回進門去。

二十五

數日後。趙淑秋已經開始以同住者的身份，參加了朱李兩家共同的日常生活；她幫着朱妻買菜煮飯，更替李仲明洗衣服，整理屋子。樓上的那道臨時牆壁已成永久的設備，被分隔成的前後兩間，經過她重加佈置，又呈另一新面目。

現在祇有屬於他們兩人的工作問題，尚在籌劃期間——李仲明忙着找車子，趙淑秋進行書報攤的開張。

傍晚，朱妻在做晚飯，朱老五帶了點熟菜回來，正和李仲明作飯前小飲。趙淑秋找了一本「看圖識字」之類的書本，坐在樓梯旁，熱心地教着朱老五的孩子認字。

「哎喲，趙小姐真也不怕麻煩，一空下來就教我們這條小笨牛認字。想一回兒吧，趙小

姐，妳也喝點酒去！」

朱妻送一碗菜到桌前，一路說着，走過來拉趙淑秋。

「謝謝你，我不會喝。小新倒蠻聰明的，中午教他的字全記得了！」

「鐵聰明呢，趙小姐，別教他了！」

「大嫂，你不知道，她們當小學教師的要是一天不上課堂，就像短了點什麼似的，你讓她去過過癮吧。」李仲明打趣趙淑秋。

「那麼我倒要問問李先生，你這幾天沒有踩車子，覺得怎樣呢？」朱妻笑着問。

「可不是，兩條腿脹得要命！」

「鬼話，那你才是天生的三輪車夫命了！」朱老五頂了他一句。

「有句老古話啊，討了三年飯，官也不想當！」李仲明說。

「說實在的，仲明，我倒真有那樣的感覺；平常天天上課，天天嫌煩，現在沒課上，又覺得怪無聊的。」

「趙小姐，這樣吧，過幾天我們集合這巷子裏的小孩子，請妳來辦個弄堂小學吧！」朱老五確是轉到這個念頭。

「這倒是個辦法，這巷子裏少說也有二十幾個小孩兒，要真辦個小學，也省得他們整天在巷子裏淘氣！」朱妻也頗以為然。

「好啊，可以試試！」趙淑秋大感興趣。

「那麼妳的書報攤辦不辦呢？」李仲明也認真起來。

「沒有關係，我白天擺書報攤，晚上辦義務夜校……」

趙淑秋正說着，黑寡婦三媛忽然與織很高地跑進來，一坐下，就對李仲明說：

「李先生，告訴你個好消息，順慶水菓行的黃老闆，有輛三輪車要賣掉！車子有五成新，挺漂亮的！」

「要賣多少錢呢？」

「開價是一千六百萬，我問他能不能少。他說價錢是公道的，如果有熟人要買，總可以便宜一點。我又問他能不能分期付款，他也說可以商量。我想你真是要的話，我再跟他去談，先付他一半，其餘一半再分期付款，你看怎樣？」

「老李，這個價錢真不算貴！」朱老五示意李仲明：「你手頭有多少？」

「不成！祇有三百萬光景。」

「仲明，不要失掉這個機會，錢不夠的話，我也可以湊一兩百萬。」趙淑秋走過來，關切地望着李仲明。

「那不好……」

「這有什麼不好呢，我看就請三媛姊明天去談談吧！」

「李先生，錢的事情總好辦，要是還缺個一兩百萬，我們大家一起想法湊湊好了。好，我馬上就去一趟！」黑寡婦說着就起身。

「三媛姊，妳吃了飯再去吧！」趙淑秋說。

「真的，飯就好啦，吃了走！」朱妻也來招呼。

「不，趙小姐，我是個急性子，說辦就辦，回頭見！」

黑寡婦一陣風似的走了。李仲明被她的熱心所感動，不知該說什麼纔好。

趙淑秋感嘆地：「這樣熱心的人可真少見！」

「趙小姐，你不知道，三媛就是這個脾氣。我們這條巷子裏，她是出名的熱心人，無論對誰都是這樣的！」朱老五說。

「仲明，這真是相噓以濕，相濡以沫的精神啊！」

「可是，淑秋，你的書報攤的資本……」

「我有辦法，難道我就不能學學三媛姊嗎？」趙淑秋興奮地笑了。

……

經過黑寡婦三媛的熱心奔走，車子以一千兩百萬元成交了；先付一半現款，其餘的半數於三個月內分兩期付清。馬上要繳付的六百萬，又由陸長根，小神仙等發起，大家合了個「單刀會」，幫助李仲明湊齊。

現在李仲明在寫一張字據，是給賣主黃老闆的，趙淑秋和朱老五在向各人收取會款，點數後逐一登記姓名和款數。

一茶一葉的鈔票扔到桌上來，朱老五一面撥算盤，一面喊着：

「陸長根二十萬，小神仙二十萬，三媛五十萬，我自己也是二十萬，再加上你的一百八十萬……」

趙淑秋一筆一筆在登賬：「你再加仲明自己的三百萬，一共多少？」

「有多了，一共是六百十萬！」

這時李仲明的字據也寫好了，他從頭至尾唸了一遍：「立據人李仲明，今承購黃老闖名下三輪車一輛，言明車價國幣一千兩百萬元正。除即日現付半數外，其餘六百萬元由三媛担保，於三個月內分作兩期付清，不得拖欠。特立此據爲憑。承購人李仲明，担保人三媛。唸完。李仲明蓋了章，三媛畫了押。趙淑秋也就把款子交付過去：

「這裏是六百萬整數，另外還多了十萬塊錢！」

「那裏就請那一位收回十萬吧！」

誰都沒有收回的意思。於是陸長根出了個主意：「我看多十萬塊錢也不必退了，等明天車子來了，我們大家給李先生慶祝一下吧！」

「不，那得由我來請客。」

小神仙提議：「這好吧，我們學學店舖裏新開張的辦法，給李先生來個剪綵典禮。」

「我贊成！」朱老五高聲附議：「並且我們告訴你們一個消息，趙小姐的書報攤也已經籌備竣工，這幾天就要擇吉開張了，我們一得兩便，就給他們舉行聯合剪綵！」

「好，那麼我主張請三媛剪綵！」陸長根說。

「笑死人了，我又不是電影明星！」

在歡笑聲中，李仲明將一大堆鈔票和那張字據交給三媛。同時也向大家申謝：

「謝謝諸位熱心幫忙……」

李仲明奔走得滿頭大汗，好容易領到了一張營業三輪車的牌照。車照的號碼是6807，當他從紙包裏抽出這張牌照來時，因為是倒抽的，所以第一個發見的字碼是「7」字，他依次地唸着：「七……零……八……六……」他媽的，又是……」可是他立刻想到是倒唸了：「噢，唸倒了，是六八〇七……」他忍不住笑出聲來。

李仲明將牌照釘在車背上。一忽兒走近，一忽兒走遠，很得意地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看他自己的車子。

他愛不忍釋地撫摩他這筆新財產。

……

清晨，鄰居們在陸長根的號召下，全來參加剪綵典禮，男女老女，一大羣人圍成一個圓圈。李仲明的車子停在中央；從車座背後到車頭，用兩道彩帶紮成一個大結。車座上，橫着趙淑秋擺書報攤的架子，那是像一座四摺屏風似的東西，現在摺閉着，橫腰也紮了一道彩帶。

一陣掌聲，黑寡婦三媛從人叢中走出來，手裏拿着一把裁衣剪刀。

陸長根高喊「奏樂」，孩子們的嘴裏摹擬喇叭銅鼓的聲音，鬧成一片。三媛怪不好意思地過來，剪斷了車上的綵帶。

鼓掌，李仲明走到車子旁邊。

再「奏樂」，三媛剪斷了書報架上的綵帶。

再鼓掌，趙淑秋跨上車座坐下。

小神仙燃放大炮竹，朱老五也同時燃着了掛在車後的一大串小炮竹。

掌聲，笑語聲，炮竹聲……一齊大作，李仲明躍上車子，疾駛而去。

車上的笑顏，反映着巷子裏煙霧迷濛中的人羣。孩子們紛紛搶拾未燃的炮竹，彼此揮來揮去地鬧着。

二十七

在靠近電車軌道的馬路拐角上，李仲明的車子停了下來。他先把書報架搬下，就在拐角處的人行道上，幫着趙淑秋把攤子陳設起來。

「這個地段很不壞，前邊是電車站，過橫馬路有兩座學校。淑秋，你矮凳帶來沒有？」

「帶來了，在車上！」趙淑秋整理架上的書報。

「我去拿。」他把矮凳拿來：「就放在這兒吧？」

「好的。」趙淑秋試坐一下：「就這麼坐在這兒啊？要是沒有主僱，那纔無聊呢！」

「沒有主僱來，你就自己看看書報。今天新聞張，別說晦氣話！」

「那麼你去吧！」

「好，我走了。回頭到十二點鐘，我給你送吃的來。」他跨上車子：「再會，祝你生意興隆通四海！」

「祝你財源茂盛達三江！」

目送李仲明遠去後，第一個主僱就來了，看樣子是個公務員。

「新聞報有嗎？」

「有，三千五！」

公務員接過報紙，付錢時那對近視眼打量着趙淑秋，似乎看出她的身份與職業有不稱之處。趙淑秋大窘，急忙坐下。

「喂，拿錢啊！」

她站起來收了錢，又很快地坐下。

此後，接連地又來了主僱，有的買小報，有的買週刊之類。趙淑秋的態度漸漸老練起來。

一輛電車駛過，陸長根從車裏探頭出來：「趙小姐，你在這裏啊！」

看着報紙的趙淑秋一驚，拾起頭來：「噢，是你啊！」

「生意好嗎？」

電車已遠去了，她微笑着向陸長根點頭。

相隔若干時間後，在距離趙淑秋的書報攤很遠的同一馬路上，幾個警察正在趕捉沿路的攤販，狼奔豕突，亂成一團。

陸長根的電車駛過，見狀，他就就心在前面的趙淑秋也要遭遇同樣的情形，他站在月台的鐵柵門前，想在駛過趙淑秋面前時通知她一聲：

「趙小姐，後面警察來了，快搬……」

可是趙淑秋忙着招呼主僱，電車又開得很快，她沒聽見，長根急壞了，祇是往後面看着，沒辦法，電車愈駛愈遠，他已經看不見趙淑秋了。

電車飛馳過一條路，兩條路，三條路……在一個車站前，長根瞥見李仲明在那裏等候生意，連忙大聲招呼他：

「李老師，趕快去看看趙小姐，警察來了！」

李仲明答應一聲，馬上駕車趕去，他拚命地踩，一連趕過幾輛汽車，路人看得瞠目結舌，站崗的警察也退避三舍，想抄牌照號碼也來不及。

李仲明趕到趙淑秋那邊，抓攤販的警察已走得很近，可是趙淑秋沒有覺得，她埋頭在看報。李仲明跳下車來，一手就把書報架摺攏了搬上車子，趙淑秋大吃一驚：

「幹什麼，你……仲明……」

「快上車，警察來了！」

趙淑秋回頭一看，警察已在丈餘外跑步過來。她跳上車，李仲明駕車遁去。慌亂中，他們留下了那隻矮攬。

一個胖胖的警察拾起矮攬，遙指着從車上回首過來的趙淑秋，哭笑不得地說：「這個娘兒們……」搖搖頭，他把矮攬擲在路旁。

二十八

傍晚，李仲明和趙淑秋兩個人對坐在攔樓上老虎窗前的矮桌邊，各自結算這一天的營業收入。他們把賺來的鈔票倒在桌上，一面整理，一面談着話：

「你怎麼會知道有警察來的？」

「是陸長根在電車上看見了告訴我的！」

「噢。怪不得來得那麼巧，我簡直以為是飛將軍從天而降呢！」

「飛將軍。可不是嗎？要是我踩得慢點，準保你此刻還在警察局哩！」

「這就是『神行太保』的本色啊！」

「別挖苦我了。怎麼樣，你的成績如何？」

趙淑秋已經結算出數字來了：「一共是做了十九萬八千五百塊錢！」

「成績不壞啊！」

「要不是那個警察來一下，至少可以做到二十五萬！真倒霉，還賠了隻矮凳！」她作了

個苦笑狀，又即反問李仲明：「你呢？」

「我嗎？那比你強！」李仲明點一點鈔票：「一共二十七萬三千！」

趙淑秋用筆算把兩個數目加起來：「不錯，我們今天的總收入是三十七萬一千五。好，

你一起收起來，以後我當會計，你做出納！」

「放在一起？」仲明以遲疑的視線投到對方臉上。

「爲什麼不？我們今後第一步的計劃是還清你買車子時候由大家幫忙的『單刀會』，第二步是拔付黃老闆的車款，這兩筆債歸清，我們就獲得了經濟上的自由，解放……」

「那怎麼可以！買車子的債是我負的，怎麼能要你來幫我還？」

趙淑秋大不爲然，作色而起：「仲明，你要跟我劃分得那麼清楚？」

「有句老古話啊，『親兄弟，明算賬』！況且……」

「你要明算賬也好，請你先把我在這裏的房飯錢算出來，我付還你。明天我就搬家。」

情勢嚴重了，李仲明趕快隨風轉舵：「好好，我們不談這個，放在一起就是了！」他把鈔票收藏到一只小木箱裏，然後察看一下淑秋的脸色，補充着說：「淑秋，那要我們不要來兩張統計表；一張紀錄我們兩人每天的營業收入，一張開列我負債的數字，每天對照着收付兩項，就可以隨時看到我們經濟上的進度，你覺得怎樣？」

「那我贊成！」淑秋愉快地伸過手來。

兩個人的眼睛相對凝視着，充滿了無限的溫情。李仲明握緊住對方的手，聲音有點異樣：「淑秋，你太使我……」

趙淑秋避開他的視線，慌亂地低下頭來，彼此走得更近。突然，朱老五的孩子從樓梯上探頭出來：「趙阿姨！」

趙淑秋機警地轉過身來：「小新，什麼事？」

「小笨牛，你上樓去做什麼？」朱妻在樓下喊。

小新舉起手裏的一本「看圖識字」：「趙阿姨，教我認字！」

兩人對看一眼，會心地微笑。趙淑秋過去攙小新上來。

.....

現在，牆壁上貼着兩張統計圖表；一張是收入部份的，分成三欄，一邊上首畫着三輪車，其下逐日紀錄李仲明的收入。另一邊上首畫着書報架，下面則逐日紀錄趙淑秋的收入，中間一欄，是兩人每日收入的總數。

另一張是負債部份的，上面開列着債權人的姓名和數字，每行下各有一空格，以便填入償清的日期。

日曆紙一張張扯下來，兩張圖表上也就有了變動；收入部份的一張一行行地填寫數字進去，負債部份的一張的空格裏，一格一格地逐漸填入「付清」兩字，同時還註明償付日期。

車輪在轉動。書報架上添進一批書報，又空了，添進一批，又空了。

.....

兩個月以後，初春的傍晚。

李仲明和趙淑秋自外歸來，照例地結賬，照例地填寫統計圖表，現在，負債部份的圖表僅有兩個空格了。

李仲明拿着筆預備過去填寫，趙淑秋興奮得像小鳥似的奔過來，搶取李仲明手中的筆：

「我來填！」

在空格裏填上了「付清」兩字，趙淑秋回過身來：「好了，這一下我們祇欠黃老闆一筆二百萬的債了！」

「一人欠債兩人還，當然容易得多囉！」

「仲明，照最近的收入情形看起來，再有一個月，我們一定可以無債一身輕了！」

「可是實際上，我却是欠了你一筆大債……」

「又來了！」趙淑秋眨了他一眼。

李仲明即忙改辯：「我說的不是錢債，是說人情債！」

「人情債？那你得用人情來償還啊！」順口接了一句。

「當然！」李仲明找到了進攻的路綫：「可是淑秋，等我用人情來償還的時候，你可不許拒絕我啊！」

「那……」祇說一個字，她的頭低下來了，滿臉飛紅。

偏巧這時巷子裏傳來一陣大鬧小哭的聲音，趙淑秋趁此機會，奔向老虎窗前去。李仲明大爲懊喪，也祇好跟過來了。

巷子裏正展開着一場小風波；兩個孩子打架，導引出雙方家長的口舌。朱老五和小神仙出面勸解，糾紛漸成尾聲。

「這羣孩子，每天不知道要鬧多少次，真是够頭痛的！」

趙淑秋半晌沒有回答，但當李仲明再要說話時，她忽然轉過身來：「仲明，我覺得我們兩個人雖然住在這裏很久，跟大家也相處得很好，可是還沒有真正和他們溶合在一起，我們

儘管做着勞力的工作，却始終生活在智識份子的小天地裏，你說對嗎？」

「那也並不完全如此！」

「不，事實上我們應該慚愧的。譬如我同你住在這裏，不知道接受了他們多少次的幫助，幫忙。可是我們呢，却從沒有為大家做點什麼……」

「你的意思是……」

「我認爲我們既然發見了他們生活上的一些缺點，就應該積極地幫助他們去改善去補救！」

「你是不是指這羣孩子們而言？」

「對啦，我想今後利用晚上的時間，給這羣孩子們一點讀書的機會。」

「我贊成，不過他們的父母未必都願意吧！」

「不管這些，我們應該用事實去說服他們。仲明，回頭我們先同朱老五談談，你覺得好嗎？」

「好的。」仲明頗受激動地看着對方：「淑秋，從這些地方看來，我更覺得你的確比我……」

「比你怎樣？」逼問過來。

「比我……比我……」他緊緊地握住了趙淑秋的手。

「李先生，趙小姐，下來吃飯了！」朱妻在樓下喊聲。

溫情的場面又一次被擾亂了，兩對眼睛相視而笑。

「下去吧，我們就去跟老五談談！」
趙淑秋脫身而走，李仲明也緊跟着下樓，兩人的脚步異樣地輕鬆。

二十九

小巷的進口處張貼着一張佈告，是小神仙一手包辦的傑作。上面寫着：「照得本弄各家小孩，皆因家境貧苦，無力入校讀書。現有趙淑秋李仲明兩位先生，熱心公益，自願每天下午六時後，為各家小孩上課，完全義務，不取分文。本日正式開始，地點就在巷內露天，天雨暫停。請各家小孩自帶矮凳，準時上課。特此通知。發起人朱老五，陸長根，小神仙，三媛敬告。」

許多人圍在一起看佈告，其中有人還在逐句朗讀，大家靜聽着。佈告讀完了，跟着便是議論紛紛。

「這位李先生和趙小姐可真熱心！回頭我一定要我家大毛二毛都去讀書。」

「好人到底是有的，他們兩個吃了自己的飯，就肯替人家管小孩子，真是難得！」

「聽說他們兩個本來是教書先生，一定教得好，又不要錢。我們家裏的三個小鬼本來就吵着要唸書，這下可好了！」

「可是李先生跟趙小姐住在一起，又不結婚，倒底是怎麼回事？」

「人家是新派，喜歡這樣，你管得他！」

「他們那樣熱心管大家的孩子，我們也應該熱心管管他們兩個人終身大事啊！」
.....

六點鐘，露天學校準時上課了。

孩子們各自帶着矮凳，由小神仙和陸長根分別指導，在巷子裏圍坐成一個半圓圈。家長們都站在兩邊屋簷下看熱鬧。

李仲明的三輪車暫時被當作講台，車座上擺着一塊黑板，上面寫着「人」，「手」，「牛」，「羊」，「大」，「小」等六個大字。

現在李仲明在逐字講解，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教大家讀音，他唸一次，孩子們也齊聲跟着唸一次。唸過幾遍，他問：

「小朋友，這六個字你們全記得嗎？」

「記得了！」雷轟似的應聲。

於是李仲明又作個別測驗，他指着「大」字：「張二狗，這是什麼字？」

「人！」

「錯了，這是「大」字，「人」字在這裏，比「大」字少一橫，要記清楚啊！」

.....

又一課開始了，趙淑秋教孩子們做唱歌遊戲。歌詞是她自己新編的：

「清早起來天氣好

弄堂裏面學體操

爸爸出門去做活

一家大小肚子飽

媽媽賣菜又燒飯

洗了衣服還把弟弟抱

我們窮苦沒有書唸

一天到晚鬧和吵

將來長大不識字

要想做事真苦惱

不得了 不得了

受人欺侮更苦惱」

孩子們圍成一個圓圈，趙淑秋站在中間，每唱一句，就做一個動作。孩子們跟着學。站在兩邊看的家長也都笑了！

三十

李仲明和朱老五坐在小神仙的拆字攤旁休息，兩人的車子都停在身旁。閒談中，李仲明在探問鄰居們對於露天學校的意見：

「我正想問問你們，我跟淑秋這樣做，巷子裏的鄰居有什麼意見沒有？」

「當然大家都很歡迎！不說別的，自從你們上課以後，每家的孩子都比從前安份得多了，爲了孩子吵架的事情也少了，大家還有什麼不歡迎的！」小神仙說。

「就看我家的小新吧，現在也大不相同了，每天祇是釘着他母親問：『六點鐘到了沒有？到了沒有！』完全變了！」朱老五衷心表示感激，忽然他又提到另一樁事：「老李，我老實告訴你，現在鄰居們在背後議論的，倒是你們兩個人的事！」

「我們的事？」

「是啊，你跟趙小姐倒底怎麼樣啊？」小神仙也很關切地問。

「我看你們樓上這道臨時牆壁，也該拆掉了！」

「不行，」李仲明搖搖頭：「還沒到時候哩。」

「還沒到時候？那真笑話！難這要到七老八十纔結婚？老李，我問你，你自己究竟有這意思沒有？」

李仲明被朱老五逼問得笑起來了：「在你們面前，我也用不着說假話，我是久有此意的了。」

「那你爲什麼不對趙小姐說？」

「老是說不上去，有什麼辦法！」

「由我們大家來替你說，怎麼樣？」小神仙自告奮勇。

朱老五反對：「那不好，他們是自由戀愛，還用旁人做媒嗎？我覺老李太沒有勇氣，祇要你說出口，趙小姐準保沒有問題的。」

「李先生，你要是真沒有勇氣，可以先喝點酒，壯壯胆子！」

小神仙的話，說得李仲明苦笑了：「不用着急，慢慢地我會想辦法解決的！」

「你自己不着急，別人可替你急了！」

「這就叫做『皇帝不急，急死太監』！李先生，你說對嗎？」說着，小神仙縱聲大笑。

「三輪車！三輪車！」

有人在對面僱車，李仲明乘此機會溜走了。

三十一

也許是從那一次談話中得到了啓示。

某日，李仲明似乎抱定決心，要向趙淑秋有所表示；白天他路過銀樓門前，先去兌了一對訂婚戒指放在身邊。傍晚，趁趙淑秋在巷子裏教課的時候，他又獨身溜出去喝了點酒。直到晚間九點光景，纔帶着四五分酒意，得意洋洋地回家。

趙淑秋在樓上寫日記，她看着李仲明上樓來的神情有點異樣：「仲明，你到那裏去了，回來得這麼晚！」

李仲明走到她面前，臉紅紅地。

「怎麼，你喝酒啦？」

回答是一臉笑。

「跟誰在一起喝酒？」

「我一個人。」仍舊是笑。

「無緣無故地爲什麼一個人去喝酒？」

「我……我想……淑秋，我想跟你談談……你在寫日記？」

「嗯，你要談什麼？」

「我……我想看看你的日記，可以嗎？」

「你喝醉啦？我的日記你怎麼能看！」

「我……我要看……我的日記也給你看，大家交換着看……」
「不行！」

「那我要……」李仲明要去搶日記簿了。

趙淑秋趕忙躲避：「仲明，不許胡鬧，你喝醉了，趕快睡吧！」

說着，她走到後面去了。李仲明很懊喪地坐下來，掏出那對金戒來看。酒醉心裏清，他不肯放棄這個機會：

「淑秋！」

「什麼事，趕快睡吧，有話明天講！」

沒辦法，李仲明祇好脫衣準備睡覺，他把金戒藏在枕頭底下，但又像不放心似的取出來套在自己手上，反覆地看着：「淑秋，妳在做什麼？」

「我在預備睡覺！」趙淑秋在裏面答應着，但事實上她並沒有睡。真是無獨有偶，原來

她今天也兌了一對金戒，此刻也正拿在手上看。

「我，今天買了一樣東西？」

「你買了一樣東西？」她疑心已被仲明偷見到了，急忙收藏枕下。

「嗯，這樣東西我預備送人。」

「送人？」她更懷疑，悄悄探首過來。

李仲明也怕被她看見，立即把套着金戒的手縮進被窩裏去。

「仲明，時候不早了，睡吧！」她真的睡下去了，而且滅了燈。

李仲明嘆了口氣：「好，睡吧，睡吧！」

他也睡下去了。可是心在跳躍，怎麼能睡得着呢？於是他又看戒指：「淑秋，我實在睡不着，妳能不能過來談談？」

「我已經睡了，你有話快說吧！」她在暗中也摸出戒指來。

「我說……我說淑秋啊，我欠的錢債現在總算也還清了，妳幫了我那麼多忙，我欠了你那麼一筆人情債，所以我想……」

「看，你又來了。我現在不許你說話，我要睡了！」

李仲明的話被堵住了，他嘆口氣，把戒指重又包好，塞入枕下，閉目沉思。過了一回，他還是忍不住：「淑秋，淑秋！」

裏面的趙淑秋故意不理他，她也在包好戒指，藏到枕下去。

李仲明以為她真的睡着，越想越氣憤。想了一陣，突然坐起來，掏出那對戒指，坐到窗

前，推開窗，預備擰下去。

裏面有聲音了：「仲明，你在幹什麼？」

「我……我起來關燈啊！」無可奈何地，他祇好真的熄燈睡覺。可是忘記關窗。

李仲明終於睡着了，窗外的風吹進來，吹亂了他滿頭的長髮，他斷斷續續地說着夢話：

「淑秋，我……我要……送你……」

……

次日清晨，李仲明統身發冷，頭痛甚烈，他病了。

趙淑秋被他的呻吟聲驚醒：「仲明，你怎麼啦？」

「頭痛得要命，病了！」

「病啦，看，誰叫你喝酒！」淑秋一面埋怨着，一面披衣起身，走到前面來，她發見窗

子開着：「怎麼，昨晚你沒關窗？酒醉遭涼，怎麼不病呢？」

「不要緊的，一會兒就要好的。謝謝你，給我點開水！」

趙淑秋倒了杯開水給他：「今天別出去了，好好休息一天吧！」

「不成，早晨接送寫字間的周家不能不去啊！」

「這樣吧，我去跟老五商量，要他替你去一趟，好嗎？」

「也好。」他實在撐不起來。

趙淑秋正擬下樓去，李仲明關照他：「淑秋，你告訴老五，今天叫他不必到車廠去，就

踩我的車子吧！」

朱老五踩着李仲明的車子，把那位周姓主顧送到寫字間後，便在某銀行門前等生意。

「老五，怎麼今天你踩李老師的車子？」一個熟識的同行問。

「他病了，我替他的！」

於是，習慣的地，朱老五跟幾個同行上天下地的閒聊起來。

銀行的大門裏，人們進進出出，川流不息。所有進出的人都是爲了錢；成千論萬的鈔票跟隨着人；存進，付出。

那位曾經和李仲明發生兩度糾紛的胖紳士，手提一個綠色帆布旅行袋，袋上還用白漆寫着「福記」兩個大字，粗粗的筆劃，字跟他人一樣胖。他是來提款的，大搖大擺地跨上銀行門前的台階。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胖紳士後面跟着個獐頭鼠目，帽簷低壓眉梢的掉包黨，他也提着個同樣的綠色帆布袋，祇是上面沒有字，而裏面則飽飽地裝滿了東西。他和胖紳士亦步亦趨，同進了銀行。

約摸一刻鐘以後，掉包黨先走出來，隱避在銀行門前的水泥牆柱後面。眼神注視着那扇玻璃門。

遲一會兒，胖紳士提着滿袋鈔票，氣喘如牛地出來了。一走到人行道上，把帆布袋放在

地下，喘了口氣，就僱車子：

「北四川路橫浜橋，那個去？」

三輪車夫圍攏來了，你說「一萬五」，他說「一萬八」，你擠我奪，把個胖紳士鬧得頭昏眼花。「掉包黨」趁這時候也擠進來，很敏捷地掉換了帆布袋。最後，胖紳士以「一萬二」僱成車子，漫不經意地提了已被掉換的帆布袋，登車而去。

掉包黨目的既達，便跳上朱老五的車子，大模大樣地向胖紳士相反的方向揮揮手。朱老五以爲是個闊氣主顧，自然不再論價，跨上車子就沒命的蹣。

三十三

朱老五踩着車子在馬路上飛逝。那個掉包黨坐在車上，繼續他的第二部工作；他從身邊掏出個白布口袋來，打開了胖紳士的綠帆布袋，將鈔票一綫綫換放在白布口袋裏。動作機警而敏捷，但神色是惶惶的。

每逢經過一條橫路，朱老五不知是否應該拐灣，照例習慣地回過身來看一眼。掉包黨本來就沒有目的地，只是忙着換放鈔票，所以每當朱老五一轉身，他也照例是無原則地向前揮揮手。

朱老五繼續往前蹣。直到掉包黨在車上換放完畢，他命令朱老五拐了個灣，車子停留在一家百貨公司門前。掉包黨提了白布口袋下車，空的綠帆布袋仍留在車上，他吩咐朱老

五：

「車夫，你等一等，我進去買點東西！」

「是！」

掉包黨走了幾步，又鄭重其事地回轉身來：「旅行袋放在車上，當心點啊！」

「曉得，您放心！」

掉包黨進公司去了，五分鐘，十分鐘，一刻鐘……朱老五一直等了個把鐘頭，還不見那位大模大樣的闊主顧出來。心裏有點疑惑，但想着車上有個帆布袋，大約總要出來的。嘴裏嘀咕着：

「他媽的，這個傢伙進去個把鐘點了，還不出來！」

「別碰上了赤佬？放你的生！」旁邊一個同行點醒朱老五。

「看樣子不像是放生的赤佬，車上還有個帆布袋！」

「曉得他裏面裝些什麼？要是個掉包黨，那就算是他付你的車錢了！」

朱老五想想，覺得有此可能。便去提提那個帆布袋，袋是輕輕的：「糟糕！」

他急忙打開袋來一看，裏面竟空無一物：「他媽的，可真碰到赤佬了！」

「你看我說得對不對？上海這個鬼地方，儘是這種赤佬。」看看像條龍，其實是個虫！這話一點也不錯！」

朱老五沒搭腔，懊喪地翻弄那個帆布袋，看到上面「福記」兩字：「他媽的，福記，簡直是鬼計！」

「老兄，別看這個帆布口袋，也得十多萬塊錢啊，總算沒讓你撈空！」
「算我活倒窮霉！」朱老五苦笑着把口袋放到車墊下面，駕車而去。

三十四

早晨，李仲明小病已愈，在門前整理車子；他擦去了車子的泥污，試過車練，在換車墊套子的時候，發見了那隻帆布袋：

「老五，這個帆布袋是你的嗎？」

「糟糕，我忘記告訴你了。」朱老五捧着粥碗，微笑着從門裏走出來：「昨天我接到個放生的赤佬，他留在車上的，我回來忘了告訴你。」

李仲明看口袋：「老五，你也太大意了，萬一是賊贓，那不就麻煩了嗎？」

「你這個人啊，就這樣糊塗，當場不交給警察，回來也該提一聲啊！」朱妻走出來，狠狠地埋怨她丈夫。

朱老五僵透了，他不知道該怎樣說纔好。

「沒有關係，」李仲明轉了個念頭：「現在我馬上把這口袋送警察局去，備個案，咱們就脫了干係。老五，你說對嗎？」

「好的，那麼你就去吧！」

李仲明抬頭通知樓上的趙淑秋：「淑秋，我去警察局一趟，就回來！」

「警察局去，什麼事？」趙淑秋從窗口探頭出來。

李仲明舉起帆布袋：「昨天有個主顧，把這東西忘在車上了，我給送去，免得有麻煩！」

「好吧，我等你！」

三十五

李仲明提着帆布袋，在去警察局的途中。

事有巧合，胖紳士坐着三輪車從這兒經過，他無意中看見李仲明手裏的帆布袋，袋上的「福記」兩個字使他一眼就認得了。他招呼停車，氣急敗壞地趕上前來：

「喂，這個旅行袋是你的嗎？」

李仲明轉身看胖紳士一眼，他覺得臉熱：「你問這個幹什麼？」

胖紳士也覺得似曾相識，而且立刻記起了小學校門前的事，便一把抓住李仲明：「好，原來是你啊，走，到警察局去！」

「你這算什麼？」被抓住的李仲明發急了：「走就走，我本來也是要到警察局去。你鬆手！」

「鬆手？」胖紳士一口認定了：「原來你是個掉包黨！」

「你可弄清楚了，我是三輪車夫，你捉賊也得捉賊！」

胖紳士奪過帆布袋來：「這就是贓，走！」

路人漸漸圍攔來了。李仲明知道多辯也無濟於事：「好，我不跟你辯，我們到警察局去！」

胖紳士緊抓着李仲明，一同坐上他原來的三輪車，同去警察局。

三十六

警察局審訊室裏，值日的局員在詢問胖紳士被掉包的經過：「照你所說的情形，你怎麼能斷定是他掉的包呢？」

「這個人的臉我很熟，有點記得，而且贓物就在他手裏，至少他有重大的嫌疑，我請求偵查！」

「李仲明，你在車上發見了這個帆布袋爲什麼不當時就報告警察？」

「我剛才已經說過，昨天我生病，車子是託同住的鄰居去踩了。他到今天一早纔告訴我，我馬上就來報告……」

「有那麼巧？」胖紳士插一句了。

「你不要說話！」局員喝制胖紳士，仍向李仲明問：「你的鄰居叫什麼名字？」

「朱老五。」

「這樁案子本局還要詳細偵查，你是嫌疑犯，暫時要留在局子裏。原告鮑法五可以先回

去，聽候傳訊。」

「警官，我要求貴局立刻派弟兄去搜查這個姓李的住所，遲了他的同黨會逃走，贓款也不容易查到了！」

「搜查當然是要去搜查的，不過在案情未明白以前，你也不能隨隨便便就說李仲明是掉包黨，知道嗎？」

「是！是！謝謝警官！」

局員吩咐把原被兩造，一同帶出訊問室。胖紳士看着李仲明，很得意似的。

三十七

趙淑秋老不見李仲明回來，心裏有點着急。她走下樓來：

「老五，仲明怎麼還不回來？會不會出什麼事？」

「不會的，也許他路上碰到了朋友！」

「我在等着他一同出去哩，快八點了！」

「這樣吧，你跟我一起走，回頭讓我家裏告訴他一聲好了……」

正說着，門口走進幾個警察來，屋裏的人大為驚訝。

一個巡官板起臉孔問：「你是不是踩三輪車的朱老五？」

「是的，我就是！」

「有一個叫李仲明的是不是住在樓上？」

「是的，他出去了。請問有什麼事？」

「有人到局子裏來，告他是個掉包黨，我們現在奉命來搜查他的屋子！」

果然不出所料，出了事。趙淑秋挺身而出向巡官解釋：「報告警官，李仲明因為昨天有個乘客把東西忘記在車上，他一早送到局子裏去了。」

「他自己送去的？」巡官以為趙淑秋說謊，仔細打量着她：「妳是他的什麼人？妳親眼看見他送去的？」

「我是李仲明的朋友，剛纔的確看着他去的，」她又指朱老五：「他們也看見的！」

「是真的，我們夫婦倆都看見的！」

「噢，」巡官疑惑地：「可是李仲明進局子，是被人捉去的！」

「捉去的？」朱老五追問。

巡官說：「你不必問了，現在你帶我們上樓去搜查！」

朱老五沒辦法，祇好領了巡官和警察上樓。淑秋也跟上去，一個警察攔住了她。

「妳用不着上去！」

「我也住在樓上啊！」

巡官返身問：「妳跟李仲明住在一起？你是……」

朱妻幫着說明：「李仲明住前房，她住後房。」

巡官點點頭，允許趙淑秋上樓。

到了樓上，巡官看見那道臨時「牆壁」，有點奇怪：「這個做什麼？」

「是臨時的牆，李仲明住前面，這位小姐住後面。」

「他們不是夫婦？」巡官滿腹狐疑。

「不，現在還不是夫婦，是……」朱老五看趙淑秋一眼：「是……是朋友！」

「朋友？」巡官的態度是完全不能相信：「一男一女，這樣一堵「牆」……」他對警察發了命令：「前面後面，你們一起搜查，叫姓朱的跟着你們！」

警察們同朱老五去搜查了。巡官轉過來問趙淑秋：「妳叫什麼名字？」

「趙淑秋。」

「幹什麼的？」

「以前是小學教員，現在擺書報攤！」

警察先查到了兩張統計圖表，後來在李仲明床鋪上搜到兩隻金戒。

「報告巡官，桌子肚裏查到這兩份東西，好像是分贓的名單，床鋪上枕頭底下有兩隻金戒，全是新的！」

巡官接過金戒和名單來。趙淑秋看見是金戒，以為是自己的，她很詫異怎麼會到李仲明床上去的呢？她想到自己床前去，巡官制止了她：「查後面！」

警察們到後邊去搜索一陣，又發見了金戒：「巡官，這裏又有兩個新的金戒指，也是藏在枕頭下的。」

趙淑秋忙說：「這是我的！」

「是你的？」巡官察看兩張包金戒的招牌紙，冷笑着給趙淑秋看：「這麼巧，你們是同在一家銀樓裏兌的？」

「這……」趙淑秋無從置辯。朱老五也弄得莫明其妙。

「有話你們到局子裏去說。」巡官吩咐警察：「把他們兩個一起帶走。」

……

朱老五的妻子見丈夫和趙淑秋被警察帶走了，急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她把陸長根，小神仙，黑寡婦三媛和別的鄰居請到家裏來，求大家幫忙想辦法。

陸長根聽完朱妻敘述經過以後，他馬上推想事件的真相來：沒關係，朱大嫂不用急。「這件事情很明白，帆布袋一定是掉包的傢伙故意留在車子上的，今天李老師拿了帆布袋去報案，也許正巧碰上了那個失主。毛病出在朱老五身上，他昨天要是當場報告警察……」

「是啊，我是說這個死鬼太糊塗啊！」朱妻哭着。

「我看這樣吧，我們大家到局子裏去，證明他們三個都是規規矩矩的，而且李先生昨天根本在家裏，沒有出去，我們一起去保他們出來！」三媛義憤填膺似的說，大家表示同意。

小神仙不很爲然：「不要忙，不要忙，你們聽我講，大家去證明是可以的，要求取保也可以，不過衙門裏的事情，要講究手續，空口說白話是沒用的。」

「你說該怎麼辦呢？」

「我的意思是先做一張稟帖，說明他們三個人平素的爲人如何如何，請求局長准許他們三個取保開釋，聽候傳訊，我們大家負責隨傳隨到。然後推定幾個人，拿了稟帖去警察局。」

這是手續，衙門的規矩，差一點也不行！」

「那麼稟帖就請你做吧！」陸長根說。

「好吧，我馬上去做，做好了請大家畫押。還有，回頭那幾個人一起去警察局？」

大家紛紛提名，自然不外是陸長根，小神仙，三媛等人。

「我也去，李先生跟趙小姐這樣的好人還要受冤枉，太沒有天理了。局子裏老爺不放，我跟他們拚老命！」七十歲的張老太太也自告奮勇。

「好啊！」大家鼓起掌來。

三十八

警察局裏，局員在詢問要求保釋李仲明等的鄰居代表。從案情推測，警察局方面也相信李仲明不是什麼掉包黨，所以詢問的口氣是相當溫和的。

一本案還得偵查，李仲明他們三個人，到現在為止，祇是個嫌疑犯。你們大家來要求保他們，當然可以考慮。不過剛纔我們派弟兄去搜查，發見了一點東西。」局員把兩張統計圖遞給陸長根；「你們知道不知道這兩張東西是做什麼的？」

陸長根轉遞給大家看。他自己一目瞭然，就說：「報告官長，這張名單是李仲明買三輪車的時候，手邊錢不夠，由我們鄰居幫忙他合了個「單刀會」，後來他已經全部歸清，所以下面都計有「付清」兩個字，旁邊還有付清的日期！」

「另一張呢？」

小神仙回答：「啓稟大人，那是李仲明跟趙淑秋兩人每天營業收入的賬單，所以一邊是書着三輪車，一邊書着書報架子，中間是每天兩人的收入總數！」

局員恍然，點着頭接過兩張圖表來：「另外還查到四隻新的金戒子，你們也知道嗎？」這可把大家難住了，面面相覷，不知所措。此時七十歲的張老太太說話了：

「大老爺，金戒指的事我們不知道，不過我老太婆可以賭咒，他們三個實在都是好人，求你大老爺放了他們吧！」

陸長根說：「我想這事情，官長可以傳問他們本人。也許是他們藏的私房！」

局員示意旁邊的警察：「先帶李仲明！」

李仲明走進來，很高興地和大家招呼。局員就問他：「李仲明，你家裏有沒有金器？」

「有的，金戒指！」

「有幾個？」

「兩個。」

「藏在那裏？」

「枕頭底下？」

「在那一家銀樓兌的？」局員看包紙上的字。

「老鳳祥！」

「你兌這兩個金戒指做什麼？」

我是預備跟趙淑秋結婚用的！」

「我……我……」李仲明臉紅了，但明知道非說出來不可，他很不好意思的：「我……大家笑了，局員也忍不住要笑：「趙淑秋知道沒有？」

「我不曉得她知道沒有！」

警官笑了，回頭對警察：「帶趙淑秋！」

趙淑秋進來後，局員問她：「妳有沒有金器？」

「有的，兩個金戒指，剛才給搜查來了！」

「也是兩個！」局員微笑着自言自語一句，再問：「戒指藏在那裏？」

「枕頭底下！」

「在那一家銀樓兌的？」

「老鳳祥！」

局員看包紙，點頭微笑：「那麼妳兌這兩個金戒幹什麼的呢？」

趙淑秋還想隱瞞：「我……我自己戴的！」

「爲什麼要兌一樣的兩個？」

「我……我……」一樣被窘住了，當然也非說出來不可：「我……我預備結婚用的。」

「是不是跟李仲明？」

趙淑秋滿臉飛紅，頷首示意後，趕快低下頭來。

李仲明喜出望外。滿屋子的人全笑了。此時，一個巡官忽忽進來：「報告局員，總局偵

緝課有電話來，說本案的掉包黨已經破獲了！」

大家聽說了，高興得手舞足蹈的鬧鬧起來。李仲明和趙淑秋也不顧一切地相互擁抱。祇有朱妻不見她丈夫，哭喪着臉叫起來：

「警官先生，我們家的朱老五呢，放他出來啊，放他出來啊……」

局員拍着桌子，喝制大家：「不許鬧，不許鬧！我告訴你們，李仲明，趙淑秋，朱老五三人，准予取保。不過本案還沒有了結，所以你們要找一家鋪保纔行。」

「順豐水菓行可以嗎？」黑寡婦三媛搶着問。

「可以的！」

「那麼長根，你們先回去，買點鞭炮香燭，替他們三個解解晦氣。我同他們去對保！」

「好的，好的！」

一羣人擁着李仲明和趙淑秋出了審訊室。張老太太跟在後面，兩手合十，不斷地說：「阿彌陀佛，老天有眼，阿彌陀佛……」

三十九

下午四五點光景。

巷子裏已經擺下了五六桌簡單的酒席，中間一桌上燃着一對大紅蠟燭，樣子有點像在辦喜事。

朱老五的妻子，陸長根，小神仙，張老太太等正在忙着張羅一切，其餘鄰居們無分大小，都是笑逐顏開，三三兩兩地在談論着。

突然有個孩子從巷子口奔進來，喊了聲：「來了！」便喧聲四起，大家一起擁到巷子口去，像潮水似的。

在猛烈的炮竹聲中，三媛陪着李仲明，趙淑秋，朱老五進來，兩旁和後邊是潮水般的人羣。陸長根先把李仲明和趙淑秋拉到中間一桌的上首坐下，再找朱老五夫婦坐在他們兩邊。然後站到桌子上高聲喊：

「請大家一起坐下來！」

經過一陣騷亂，好容易大家全坐定了。這時李仲明拖着陸長根問：

「長根，你們這樣做什麼？」

「你別問，回頭就知道！」說着，他拿了杯酒，又站到廳上去：「諸位鄰居，我們今天一來是給李先生，趙小姐，朱老五三位壓驚，二來是尊重全體鄰居的意見就在此刻請李先生和趙小姐宣佈正式結婚！大家乾一杯！」

陸長根說罷，笑語聲和掌聲大作。李仲明和趙淑秋彼此相視，不知所措。

陸長根又斟滿一杯酒，舉到李仲明，趙淑秋兩人面前：「新郎，新娘，我敬一杯！」接着，鄰居們全圍攏來先後敬酒，鬧得不可開交。

朱老五眼看着李仲明和趙淑秋快被大家灌醉了，他悄悄地一人退出重圍，把李仲明的車子推到巷子中間，然後跳上車子，高聲大叫：

「諸位鄰居，你們這樣敬酒是不行的。新郎和新娘的姻緣是在三輪車上結起來的，所以我主張把他們請上三輪車，然後大家分批敬酒，贊成不贊成？」

「贊成……贊成……」

於是大家又把半醉的李仲明和趙淑秋送上車來。朱老五乘大家不備，跳上車子踩着就走。

「不行……不行……」

巷子裏瘋狂似的鬧起來。

四十

朱老五滿頭大汗，踩着三輪車飛逝過一條條繁華的街道。

李仲明和趙淑秋坐在車子上，相互倚偎着，酒意全消，熱情如煮，兩個人情不自禁的笑着歌唱着。

霓虹燈閃耀着。夜的上海增添了新婚夫婦的豪興。

夜半，朱老五筋疲力盡，悄悄地踩着車子送李仲明和趙淑秋回來。朱妻正在坐候着。

夫婦兩人手持燭台，把新婚的一對送上樓去。回到樓下，他向妻子耳語幾句，又蹣手蹣腳走出門去。

樓上，趙淑秋回到了她的後間，李仲明回到他的前間，兩個人坐着，彷彿彼此在等待什

麼似的。

李仲明換到口袋裏的金戒指。趙淑秋也換到了，兩個人都在笑。

第一個開口的還是李仲明：「淑秋，妳過來！」

「你過來！」

「我要妳到我這邊來！」

「我要你到我這邊來！」

李仲明不得要領，站起身來走到那道「牆壁」旁探出頭來：「淑秋，應該是妳到我這邊來的！」

「爲什麼你不能到我這邊來？」趙淑秋也走到「牆」邊來抗議。

「這是規矩，是妳嫁給我！」

「不，我要妳嫁給我！」

「天下祇有女的嫁給男的！」

「爲什麼男的就不能嫁給女的？」

「你過來！」

「我偏要你過來！」

兩個人隔着「牆壁」糾纏，竟沒有覺察樓梯上已經擠滿了一大批鄰居——陸長根，小神，黑寡婦三媛，朱老五夫婦……他們忍住了笑，都在偷看。

朱老五看他們爭持不下，急中生智，悄悄拉斷了那根掛着「牆壁」的繩子。撲道一聲，

新夫婦倒在一起了。

笑聲轟然而起，也就在這個時候，受過傷的樓梯不勝重負，又斷了。偷看的鄰居獻成一堆，叫喊着，笑着。

樓上，李仲明和趙淑秋爬在樓板上，彼此交換着婚戒。

本篇已由中央電影企業公司第一廠攝製影片，作者自任導演，Cast支配

如下：

李仲明	張伐	胖紳士	方柏
趙淑秋	董宛璐	胖太太	林榛
孫金娥	章曼蘋	小學校長	何劍飛
孫老闆	章志直	小學門房	張英
朱老五	張雁	張老太太	田太萱
朱妻	陳淞雲	警察局長	李次玉
陸長根	夏天	旅館茶房	袁之遠
小神仙	劉滄浪	警局巡官	曹孟浪
黑寡婦三媛	王皎容	掉包黨	張萍

電影小說叢書

潘子農：街頭巷尾
史東山：新閨怨
陽沈翰笙：萬家燈火
蔡楚生：一江春水向東流
田漢：麗人行
潘子農：大戶人家